

東亞之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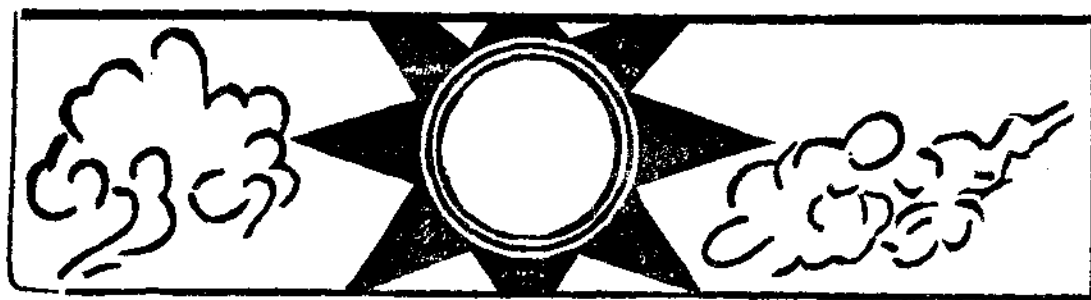
第五期
北平東亞社

月刊
雜誌

東亞之光

文藝

宗教



月刊 東亞之光 第五卷 第一期 目錄

□	文藝學概說(三)	石山徹郎著	(一)
□	長篇小說 愛人(五)	楊樹懷著	(一)
□	短篇小說 悲哀的別離	細田民樹著	(七)
□	女招待(二)	廣津和郎著	(四)
□	關於某失業人的話(中日對譯)(4)	廣津和郎著	(五)
▽	詩歌	井子文共譯	(五)
□	日蓮主義概觀(下)	王承之共譯	(五)
□	兒童文藝	人生藝術	(九)
△	大施太子(中日對譯)	鷲嶺學人	(八)
△	雜俎	四、信仰的生活(2) 五、成就理想	(九)
▽	花祭感言	霞靜子著	(九)
▽	已刊要目	燕庸夫譯	(九)



文藝學概說

(三)

文學士 石山徹 耶著

楊懷譯

四 文藝之抽象的研究與文藝學

以上係關於文藝之具體的研究的四部門，略述其性質之概要雖說完了；然而，但在文藝學之對於右之四部門裡任何部門也未隸屬。何故呢？因為這四部門的研究對於任何部門都以具體的文藝作品為對象

。若在文藝學上說來是不能簡簡都有具體的作品為對象；但在一般廣汎的文藝上講，是都有現象和對象的原因，且從文藝學的職分上看，而也有文藝之抽象的研究。如果講到一般文藝的話，畢竟是什麼一箇

東西？那末，我們如從各方面來觀察，和推論，那又得要先來明白所謂在文藝的現象上面所存在的法則了。

然而，如要講到文藝上之具體的研究和抽象的研究畢竟有怎樣底連帶關係的話；且從來那些有文藝價值的東西，當然也是沒有出乎箇箇作品以外而有價值的存在的道理的所以吧？又如果我們要尋到那抽象的文藝的研究方法；那末，其結果是又不能不有對於箇箇的作品裡面去要得到有相當的知識來作歸納了。於是再反轉去在

所得到的方法上而對於那箇箇的作品，又不能不有再把來演繹。於是從文藝之抽象的研究上來對於那箇箇的作品方始再有廣為觀察之必要，故其研究的結果，而在反對方面且再給與了箇箇作品的之具體的研究的基礎，以為補助，當這時不能不有給予指導之責了。要之：文藝之有具體的研究和抽象的研究才造成文藝學，在當面的目的雖異，而其中得相互補足之，結合之，充實其內容，才得到正果。

五 文藝學的組織

文藝學有文藝之抽象的的研究的職務。至於關係文藝之抽象的的研究如何，準以上所說的大略已明瞭；但其次還再有關於文藝學的組織之一說的必要。

文藝學者，從來雖有文學論，文學概論，文學概說等等之名稱不同；但任講到何種學問，而必有牠的發達的初步，且必有牠一定的組織才成爲一科學，(Wissenschaft 廣義的 Science) 但未完全。然而，在依於其人，在依於其內容所定的組織方法，則又難免有區區之異了。

凡所關於某種問題並其學說之差異，任何學問亦是難免，故亦無足怪；然而，

當一種學問還在牠那進步的過程中，當然也是有這樣的事實；而且在文藝學上所研究對象的範圍，和處理的方法，尙無一定。從來說到文藝上是怎樣底明白了解，其目的雖只有其一；但其實際手段和方法，却十人而有十色了。

只想到文藝學確是有一科學價值的存在；而對於文藝上則單以感想和思惟，或禮讚，這是不能盡然的吧？而且這也未能單拘以文藝的研究方法的範圍爲盡然。在其方法無論是期成於科學，或其他的範圍裡都有含文藝的發生。特性。要素。種類。效果。價值等之問題。但在文藝殊特化諸

事項裡，又有文藝和作品的個性・時代・社會階級相觸合。至於其他的詩歌・小說・戲曲等，試加以分說，故以下的概說，即

有這樣底準備和步趨了。

依照順序，在次章即打算把文藝這句

話的意味和文藝的定義來先為解釋。

第二章 文藝的語義及定義

一 文藝的語義

在本書裡所用的文藝這句話，雖是指從來普通所稱為文學的語句；但是在文學這箇名詞上，古來也有種種意味的用法。

話即叫文學。但現在的文學所有的意味，

却與此不同了。又如「史記」等等，一般以

古文「論語」（第十一，先進篇的開始）有

「文學子游，子夏」的句子。然而，在註

文字來記載的東西即名文字，故凡在廣有學問的意味時，也有說是文學的話的場合

，但今之所用為文學的言語，而却為英語

釋家解釋這箇，「文學所以載道」之說；道

Literature 的譯語，以上却全是別一箇的

者即有道德的意味，所以說能記載道德的

意味了。然則：講到今日的文學，却決不

是「學」的所以，這句話已是不適於用了。而且時時地引起誤解，於是才生出有種種不相符的寫合；因之又有人來用了藝文的新語句來代替文學，這雖是一句至極結構的相符這箇名詞的本來的意義；但何故而一般人之不適用，尙爲一句在耳朵裡未聆慣的言語呢？因此，在本書裡對於今日所有廣大範圍的，和文學同意義所使用的文藝一語做標題，才算適用於這箇 *Literature* 的意味了。否則，如直用了文學這箇名詞來研究文學爲對象的學問，雖不說是文學學的話；但其意味也不十分明瞭。至於那些普通的所謂文學概論，文學概說的

場合的「文學」語義亦甚曖昧；或是 *Literature* 的意味，或是 *Science of Literature* 的意味也不大明析。如果是前的意味，那末，史學概論・史學概說・史概論・史概說等也可說是同樣底話了，當然又有可怪之點；如其說是後者的意味，那末，在書裡所用的文學的成語，却又和研究對象的「文學」的意味不同，這也是不恰當的了。要之；說他爲文學學概論，或文學學概說，雖用了這樣希奇的名稱，也不是另一問題，若不如此，那末，把 *Literature* 的意味來用作「文藝」的話，把 *Science of Literature* 的意味來用作「文藝學」的話；

因為這是概說，所以「文藝概說」的命題才成立；我想這第一是妥當的。

然而，在英語裡的 *Literature* 的語意，到了現在，在不談不說之間都明白地寫了；但實際上，這句話象在今日的有這樣意味底來用了這種語句，比較是新奇，但實在至於近世以來却還是無一定的意味。元來，這句話是從羅甸語裡的 *Litteratura* 而來，是含有凡以文字為記錄的意味。如

卜斯聶脫 (*Poulet*) 的「比較文學」裡說：在羅馬時代，某人或以這句話單用為文字的意味，某人又用為文獻的意味，而某人又有用作學問的意味；至於今日，或關於某事的參考書，或參考資料的文獻的意味，亦多有用其此語。然而，畢竟在我的意見：此不過是 *Literature* 語的一部分；可是，至近世以來，也漸漸地為一般人有承認的趨勢了。

續

長篇
小說
愛
人

(五)

細田民樹著

劭 儂譯

Lilas 家

一年到了十二月的時候，這為東京方面獨特專有的繼續著的晴天氣到來；不久也就是降誕祭(Christmas)了。

在從來與基督教有深密關係的志摩子的大學校裡，這時候又恰當學校創立的紀

念日也在這時了。但，每年當這時候的降誕祭和記念日的慶祝的餘興和儀式的事情：學校當局和學生們是有種種的忙碌和研究的。像志摩子這樣舉了業還在研究室的，人也沒有幾個；但對於餘興和一些演戲的

事情，總得要學生們担任的。因之在英文科的每年的「芝居」（譯註——演戲）要算是特放異彩了。從前志摩子在一年級的時候，對於這項餘興演戲的事情，是不能夠短了她來做幹部的演員的；因為她的扮裝和那種輪廓判然的臉子，恰像似一個白白魯魯瑪洛的化身，所以志摩子一時有了白白魯魯瑪洛的綽號，做了學校裡的通稱。

過了長夏，別了深秋：今年又到了這樣的季節了。英文科三年生的餘興股的同學們來和志摩子相商演戲的進行辦法；其外他的同級生也有說願意來習演的；但在志摩子一方面今年對於這種演戲的餘興，

不同往年一樣是全沒興致了。在她近來的心事裡，是為著關於她和日高的結婚問題，每天只有煩煩惱惱地來消費了她那寶貴的時間。她回想起去年的現在的記念日的餘興裡所演車和的「カモノ」（譯註——鷓）一幕的時候，還是她扮著女優的易梨娜哩！但是，今年是沒有那樣底情緒了。去年和今年的情感，何故有這樣底乖錯呢？心境又何故有這樣底變化多端呢？這些全都和日高的事情有關聯的吧！志摩子於是一面想到自己現在的行狀，和日高那時邂逅以來的命運，也不算不是一點奇妙不思議底際遇了。

而在日高的方面對於志摩子這種難決的立場，却總是每時的來追逐著。一日中也會數回的寄來過那種哀求的信件；或是悲哀，或是震怒；有時還帶著一些自暴自棄底調子，諷寫了那些要自殺的文句。至

於日高的母親也曾幾次幾次來探訪過她；同時照樣底是根據那種原有的泣訴。到了不堪的時候，日高自身還直接地來談判。自早晨至晚上有過不離開的一日。這種問題，無論什麼在日高的一方却是誠心盡意地的，不拘何時總要得著志摩子的心。輕許可，好纔急便舉行結婚禮的。故不久也會邀過志摩子去看那座在中野的新蓋的

住宅；這是「我們的新家庭呀！」；這也是日高一種苦悶底急欲調劑的手段吧？在志摩子心裡却是非常底明白的了；故在某種感情上會坦然地答應過牠這種的要求。

很晴和底天氣呵：趕到年底想不到還是過著這種暖和的日子。志摩子那婀娜底芳姿，希奇地又飄現在她們的學校裡的校庭裡了。雖在她那種沈默注重思考力的步調裡；或在植物園或杉林中逍遙的時候，却早已被那些同學們來發見她的情影了。

「H O！白白魯魯瑪洛！柳田姊姊！」

在那樹蔭裡面，把一冊小型的洋裝書遮住前額喊著志摩子的一個學生；在學校

裡的同學們通叫她做多瑪姑名兒的；她是英文科的三年級。

「呵，多瑪姑兒！久違了呀……」

「久違！……忘記這裡了麼？許久地不上學校裡來了咧？前次我們的同級們來求妳當舞台監督也不允赴任；真好忍心的人兒啲？」

性情快關且好滑稽的多瑪姑，這麼底說著，於是一面才從那樹蔭底下出來了。

多瑪姑原是那個地勢較低的街上一家大商店主的姑娘，而且是個非常的大餐家；從來她那箇大號的飯盒子，在同級中是很有名的。她是一頓午餐要一斤半麵包的學生

：尤其她最愛吃的東西是西紅柿 (tomato)，每天在她那箇大辨當袋子裡面都裝著有幾箇帶到學校裡來，待飯後就那麼底生啖著，因之纔有了這個多瑪姑的綽名兒。

「現在妳不扮老人組的「戲曲」也學會了吧？一個人還在這地方讀些什麼哩？」

「讀這箇！這是已演過的了吧？很努力她的唸著雖然；可是這些口白却很不好記住咧。」

在多瑪姑的手裡拿著的洋書，却是辛固的戲曲集，她爲著要在自己所分得的口白文底下劃一橫線以便於暗記，才到這樹蔭底下來溫習的。

「啊呀！演『谷之影』囉？這如其叫多瑪姑去扮那個牧羊的人，這是再好沒有的了呀！」

「是啊！這兒正是我的腳兒呀。幾時都是我扮著農夫們，或叫化子和洗衣的老婆子的，這是定規的哪。什麼的，她們說我長的是這麼個體格兒，不是那些簡沾泥水的事情，是沒得給我幹的喇。哈哈哈哈哈。」

在多瑪姑一面搖擺著她那個大筒兒的胖身子未說還話以前：自己到先噴著口沫，於是也引志摩子的好笑了。

「那末，穿的衣服什麼的，已經都全

預備好了嗎？」

「不，現在她們在那兒還正趕著縫著穿著的，非常地亂忙咧。」

「可是，她們也很算是熱心地愛鬧著玩意兒了。」

「這也雖不是什麼熱心；但她們對於這些事情底高興，真像似瘋顛了一樣咧。她們若不這麼底瞎忙；長住在學校裡也是無聊的吧？怎麼也是不好過的呢。以後雖說只有三箇月了，實際上却有如千秋之感呵。」

「然而，可是，一趕到畢了業以後，也是一點兒都沒趣味的喇！在這樣底

世界上，到處都是被人們可厭惡的地方啊

爲紅起臉兒：

！

「呃，妳雖沒猜著；但也沒離那好遠

志摩子愀然地說；但在多瑪姑也好像

了囉。」

被提醒悟過來一種什麼事情的樣子；

「對吧？但是怎麼個人兒來做姊姊的

「是那麼底吧！……」一壁自喃地說，

Husband呢？我得要先見見的喲。」

却暫時沈默了。一忽兒她又抬起頭來看著

「——雖沒猜著；但也沒離那好遠了

志摩子的臉龐：

——妳可沒猜中呢。哈哈……」

「咧，白白魯魯瑪洛！妳近來也有了

志摩子在她那美麗底排牙上，微露起

那樣底問題了吧？這次可要實演了呀，所

一點凄然的笑意。

以；許久也沒見妳上研究室來了咧？」

這晨光，聆見在那植物園的對過的那

眼光晶晶地望著的多瑪姑，似含有種

些里納〔註〕
Tinas·係法語。
日本名紫丁香花 樹裡圍繞著的一

諧謔的(Humour)意味笑了。

家赤色屋頂的音樂室裡；有透出披雅娜的

志摩子被說到心坎上的事情，一面稍

最高音韻和歌聲。那是依了學生們的話：

取名叫「Lilas-house」的。

「那是一年級的人們要扮演霍蒲託登的「沈鐘」，在那「里納家」裡練習的呢。她們却很爲熱心囉。」

「噫，是嗎？她們到演的是很可愛的東西了咧。」

志摩子這麼底說著；於是她一壁澄靜著耳朵來傾聆了：

在月光兒的底下梳挽著髮髻；
一面只回想到那已往的人兒！
歡娛中我倆的伴侶；
不，悲哀底伴侶！
回去吧，回去吧；已經遲悞了；

在萍藻的底下有我那永住的家鄉。

這兒太過於長居了；

回去吧，回去吧；已經遲悞了……

這歌兒在「沈鐘」最後的場面，是森姬的神秘底歌曲。這時只聆著那種幽沈底披雅娜的音韻，從那里納樹的樹蔭裡來靜悠悠地流送著。

在志摩子的心裡有別人不能知的煩惱；她聆到這樣的歌兒是爲著自己唱的了；自己和森姬是同一樣的境遇呢！我和日高的交際是太過於長久了；世上的人們是惡濁的，像自己這樣底思想，在誰也是不能容納的吧？要捨掉日高和一切；再歸依到

那原有的靈魂，孤獨的靈魂；那才是自己的住處，自己的住處原是在水裡的萍藻底下的，那裡是我的家鄉啊！志摩子一面聆了森姬的這樣清悽而孤獨的歸歌，她只有耽溺而悄恍。

在月光兒的底下梳挽著髮髻：

一面只回想到那已往的人兒……

聆到那最高音調還是從樹林裡面重後底悠揚而節奏了。

志摩子到了悲慟極了的心境：想著自

己除了那已死了的母親以外，這個孤獨底心靈兒，到處却沒有了依靠了；這樣底哀感來激盪她的胸臆。

「我咧，多瑪姑兒！今天特來和妳道別的囉！」

「爲什麼？然則；姊姊是不上研究室來的了嗎？」

年歲小於志摩子的多瑪姑，只仰起額子而現出驚異的表情。

「不，却不是來和各位同學道別的；是要和那不能不別的人來話別的呀！……」

「呵，姊姊怎麼會說這種可怕人的話咧！」

多瑪姑注視了志摩子那種凜凜然的表情，和平常未見過的這種轟轟的裝束而更增加了一層悲痛了。

「所以我說，在學校未畢業的時候是花王咧。妳那所歡喜吃的的西紅柿，也可以隨意底多吃幾箇的呀哈哈……」

「哈，每天都吃著的咧。」

這時志摩子說不願再到學校裡去見那些同學們；只有多瑪姑送至校園的後口才分別了。原來志摩子今天不是爲著打算上學校來的。她是應著日高的約會，是牠倆今天去看那中野的新公館的日子。但是，志摩子在這深有決心的當兒，爲了一種興奮而隨隨便便地裝束後又難獨自沈悶在家裡；因之，她在約束的時間未到以前，懷著苦悶的心情：似嫌家裡窒息似的，心神

是狂亂的。從來很嫻靜的她，無端是難以動擾她的；如這次的事實，全是希奇而偶然，這也是她有決心的苦惱。

但在日高一方面的想著，只要誘她去中野那裡一看了我們的新家庭：其時再以纏綿悽惻的情意和囑願，在志摩子或者是有那詭譎許以結婚的意志吧？這裡藏著是牠的腹策。然而，像這些已施盡了萬策的牠，而於這種的拙策之中，也畢竟又是變成了那溺者的一握秋藪了。但在這思想反對方面的志摩子：今日是最後底會面，爲著要來和日高的永久的決別；在這麼想著的她，故對於今天的牠的約會是允諾的，

這也她的悲痛底決心了吧？在那些無真愛的人們是不難分別的。可是在志摩子之真愛日高：如果日高同時也有一顆真的犧牲的誠心；那末，當然是有那箇結婚慶賀日來實現之可能吧？而且，在志摩子並非表示著爲日高的結婚的對手；她只不過欲得著一個男性來作她的朋友：如果和日高能做一個平等的知己，那末對於牠也沒有何種不滿的感想了吧？而且世間上也會有過這普通的交際而永久地存續的。可是，在事實上她之對於日高又不能不有想到日高是未來的一個丈夫的場合。然而在多悲感的志摩子，却又不能夠滿足了對牠那種奴

隸的女性觀念；所以畢竟只有愛日高而不能尊敬日高，在尊敬心之薄弱底同時也是愛之薄弱，因之，在志摩子有難堪的苦惱了。然而，在她對於日高的愛除尊敬以外，還有那種種底要素同時也來激盪她的胸臆了。

志摩子想像到今日的悲別，好似那被牽赴屠所的羔羊。雖是這麼底說，猶其在家裡更難安靜，爲著欲安靜這種顛倒的心情，她因之才靜默地去化粧，消磨這無聊賴底時間，於是特把自己平素所愛穿的衣服，一回穿著脫著的自賞了。多少的女子是爲著外出的裝飾來裝飾，但在志摩子却

不過是爲著整頓內部的場合，聊藉此畢竟欲作這精神上的緊張的時候，才始有這種的勻調化裝和穿換的俗習了。在她那種羞澀的心裡，於是才想起穿那件浮著古代紫粟穗紋地在胸背和兩肩頭，把金色絲線挑綉出慶長風的小鷄兒的；雖是纏澀，無論却是襲高尙的羽織（外禮服——釋註）才出門了。她到中野驛下了電車後，因爲時間過早，而且還沒看見有日高的姿影；這時志摩子像被什麼的所驅使的一樣，隨著她那顆虛空底心靈兒，後坐上電車也沒別的可去的地方；於是才上學校的校內所有的森林裡來散步了。

「我，此刻又要作那稍遠的旅行了呀；請妳替我向各位同學問好哩！」

志摩子對那送到後園門口來的多瑪姑，這麼優嫺底囑託。

「旅行！上什麼地方？是避寒去嗎？」

柳田姊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簡很快樂的人兒咧。

「噯，我却不像是燕子般地，只管去尋那些暖和的地方的喲。我是無定向的雲水呀！」

「那末，時常底請給我信咧！」

「哈，到了那地方以後。」

「哈哈，這個白白洛，真不知是幹

些什麼呢？這麼盛裝底來演這齣泣分別呀。
。哈哈……」

悲哀的別離

於是當多瑪姑這麼傻笑了一會，彼此才分別了。

志摩子再到了中野驛下車的時候，時

她很快濶地說。

針已快指到兩點了。向那方面出口呢？一時稍爲躊躇。她看見在那陸橋下面對過的月台上，有個舉起手杖來示意的人——那確是日高了。牠的姿勢是怎樣底活潑；全表現出牠那少年時代的自然氣概來；於是志摩子遠遠地點了點頭還了一笑，才急向那陸橋的步廊上走去；

「等久了吧！是從那方面出口的呀？」

日高稍一遲疑；但志摩子爲著在家裡的不安，與及先刻曾到過這裡和在學校裡

「我剛才從東京來到就看見妳的呀。想不到妳是坐乘了方纔那列的電車；怎麼妳是從那方面來的哩？」

「呢，方才上學校裡去看過了一趟呀。」

「上學校？」

所推過的時間的事情，而也不便急於來正
直底說出了。

於是她倆出停車站：向著藥師道的前
面走去，靜暖的晌午；從那全裸了的樺樹
枝頭上掉落下來的黃葉兒好像小鳥般底飛
躍。

「這兒的風景也更變過了咧！我，有
幾年沒上這來過了！」

「變過了喇！我在中學時代：這兒的
遠盡是些田園哩。」

「是呀，這是小孩子的時代的記憶吧
，雖然；還記得在那藥師堂前有飼著狸兒
的一家呢？還有吧？」

「哈……」

志摩子滿心裡藏著重大的話題，但一
時又無從說起，在這麼走著的當兒，只得
把這些不關切要的事情來談說了。這時日
高却已失去了在停車站那時候的清快和表
情；而次第改換了一種重苦和委屈底臉色
。何時候而在她倆的當中雜了不自然底空
氣交流。志摩子想到這是前途不好的預兆
了！待到那轉過的地方說了吧？但還是未
肯貿然地說出。這時已轉過角度而走入另
一條傍道，於是她才鼓著勇氣地問：

「到新蓋的房子那兒還很遠吧？」

「不，看見在那裡的小學校了吧？那

筒對面。」

「是嗎？那末，再拐筒灣兒走走好麼？」

「唔，回頭再走好吧。無論什麼我們先去看看房子呀。」

「也好。」

在志摩子雖有不快底顏色，但也不能不同意了。自己爲拒絕了結婚，却又來看看「我們的家」這是不當的吧？若到了那家裏，更難說話了；這是先來的時候就知道的事情，故牠今天現在雖到了這裡而心裡却還是迷糊著的。而且，來看新房子的事情，既算是已動搖了自己的心志，自己

已經是等於看了！至於只求在那裡的新房子也得去看一看……這是日高和牠母親的焦燥心願，在志摩子寧可說是從這種的反感中來深深地同情了。縱對那方面的要求也不捨掉她的美意。然而，她好像飛入火事中的一樣；自己既走到這種的難境中來，怎麼說也是爲著對於日高的愛情與及她的理性，和日高是漸漸底遠隔，而無圓轉的餘地了。愛情受了恐怖已不是整箇的了；雖然；但志摩子却還能忠實地始終地愛著牠；對於牠的學問，牠的教養；而且又年長的牠，那末，在牠當然也要恰如對待年幼的弟弟一樣的志摩子；一種憐憫和保護

，難感交集的中間來發生細微的情愛的觀感亦應有的事情了。

一會牠倆走過野方小學校，在那向著南面的小山上：已看見那康蒼著赤色煉瓦英國式的方形屋頂，一面瀟灑的新建築了

「日高先生！……」

志摩子震顫著說話底聲音；而日高却眺望著新房子似沒聆到底樣子：

「是那兒了喇！那箇赤色的屋頂。」的說了。

「雄介先生！……」

志摩子再叫了。日高這時方聽見，一面望著她的臉上；但志摩子却極力地平靜

臉色，然亦難盡遮了那種有非常底苦悶的表情。

這時日高對於志摩子將要說什麼話語，在牠早已是通統的明白了。牠急現起那對帶灰暗色的眸子來，而變成可怖的形色

「阿囉……我有幾次幾次底對伯母要求過的事情；你都知道了麼？」

「什麼？」

「不咧，我們還是當真底絕交了的呀！……」

「妳……妳這不是糊塗嗎！」

日高一壁像喪心的人兒一樣而木然了
「這實是對你不住！你是一點兒也沒

有不好的地方；統通是我的不好呀！到了這時候的命運，真是惡戲者啊！」

志摩子不欲激動了日高的感情，在苦

悶之底下，却稍帶點談諧的 (Humorous)

口調說了看。

「我却全是和你相反的呀！在我還是得感謝這樣底命運哩！」

「可是，我，怎麼樣也不是一個能夠結婚的女子了哩！像我這樣的思想的人：

對於那結婚底幸福的什麼，是不會降臨於我的了啊！我近來熟熟地已有過這樣底覺悟了！所以我說：那從結婚的底下來得著的人生的幸福的什麼，那是屬於別人的事

情了！我是已經斷念了的啊！」

「在你這樣底話，我是已經都聆膩了咧？如果這樣；那末我們的事情只有在短時間而實行的好呀。」

日高昂地說。這時牠倆不知道什麼

時候已經走進了那座新住宅的頭柵門了。

在那無圍垣的柵門前，却有對轟巍巍的石柱。高聳的盛土坪上面滿種著芝艸。周圍植些叢叢的而修剪齊整的滾地松。於那三百坪〔註〕六尺見方爲坪以上的廣濶的前庭底艸地上，尙保留原有的一顆高大的櫻花古木。

「這地方有這麼顆大櫻花樹呢！却更使得這庭院子裡更蔭靜了好些了呀。而且

也消泯了這新宅子的嗅味不少，這真很有趣意的呀。如到春季不是也可以來開一回觀櫻會：把紺野君他們請來賞玩賞玩的嗎？」

日高這時心裡已豫想到二人將來的新家庭的一切才有這麼的說了。於是在未看新屋子的內部以前，牠再引導她在房子外的周圍走了一圈，看了在那壁有便利的電熱器的 Table，和走到屋角側傍的一隅能作花塢的地方，說起以後二人要有了時間怎樣底種蒔花艸和佈置花壇的話了。

「在東京府立的試驗所裡已試驗過的；這裡的水質是非常的好呢。」這麼的說

著；一面捻開在廚房裡的水栓來給她看了。這時無論什麼，在日高的所有的努力說明，不過總以要想把那新家庭的希望和幸福之感念來滿激起志摩子的結婚的心情吧。

然而，已到了今日的志摩子，勿論是已覺悟到有這種當面的事實，故也沒見她有何種另外不樂意聆納的臉色；她總以悠然嫻雅地的跟著日高走至那裡一面聆到牠的指示了。

浴室像還未蓋成似的，堆置在那兒的只是些混凝土(Concrete)的粘液和化粧煉瓦等。

「今天是工人們的休假日吧？誰也沒來咧。」

「是吧。到了年底工人們也是很忙的哩。」

從浴室的門口上去，二人跋了擱在那裡拖鞋(Slipper)，走進房室的內部；但這時在志摩子的內心裡已是怦怦地跳動了。至於在那屋裡的內部是如何樣底精潔和陳設的雅緻；那些的事情並不是她的現在底問題，而且也不是現在的這箇地方。她心裡只所有的：特地上這兒來了，在這裡不可不有解決了這箇重大的問題。至於屋內是如何樣底構造，在她的心目中是全未曾

留下一些子痕迹。

大凡不拘是什麼純粹底西洋式的房子，而在他的寢室裡面都裝有全別箇的日本式的臥室：唐木的床柱和凝置的千鳥棚等，尤為重要的了。

「這是母親盡意底指導作了這間房子的喲。從外面看來誰也不知道還有這樣底一間日本式的寢室的吧？然則，日本人還是得時常地在疊(註)室內上睡的……這可說是母親的盡心爲了我們的了咧。」

「啊！賢惠的母親呀！」

志摩子被日高夫人的愛子心情所激動，一時感到妙的苦痛了。

別的傢具用物雖未全齊備；但會客室裡的椅子和圓桌却早已安置好了。其時到了會客室裡的時候：志摩子突然地用一種嚴肅底口調說：

「稍休息一會；我們談談話吧？」

「乏了麼？」

「不，不乏雖然……看了這樣底華美新家庭，還是和我這麼個的人兒不結婚的好；我想！」

「妳又開始了！得了呀。這些閑話，請妳再不要提了啦。」

牠向來已聆怕了的話，像觸著痛處的一樣，才這麼地反撥她。

「不，這並不是閑話呀，請你聆我說

呢！今天我想著是來和你作最後底話別的！我原來也想著將來能夠得和你在一塊兒；但到了今天是已盡力底來說這句話呀！所以，這事情到底是不行的，我才真有決心來了了囉！」

在志摩子的口調裡，任如何樣也不能夠挽回她的決心了。縱有反撥的日高而也被她這種嚴肅的調子來壓制了。牠那像嘔氣般的樣子，也只好暫時作了溫順底聆從的受身，來靜聆她的說話了。

「如其我這麼個人，和你在一塊，能夠使你得著那實在的幸福：那我很是樂意

的。但是我，在我自己怎樣底也不能够自信我將來能爲你的幸福者呀。在我這麼個性情不好的人，不像是女人，是飽子啲！你所求的人，不是我這麼樣底飽子吧？不單是你：世上有多少的男子們，不；就是女子們也和你有同樣底女性觀的吧？所以，我，我是一個不同調的人兒呀！雖然，無論這是好是壞，我到此刻以來像那麼所說過的話還是幾回幾回底想著的女子呀。我也就是這麼個人啲。自己是怎樣底，也不能够有改變以上的性情囉！」

「那末，照妳說是不願和我結婚，其餘將來是要過著一生的獨身生活啲？妳能

這樣底立誓嗎？」

「這可不能立誓的：因爲立誓是不自然的；在我這麼個心高氣傲的人，如果也有這麼實在而共鳴的人了，那時怎樣，也是不能預定的吧？」

「然則，妳剛才說，自己是個不能够結婚的女子了；不是說一生不結婚的嗎？」

「哈，我是說不結婚吧？這麼底說的呀。但是人們的心是刻刻底變化的哩？也沒白魯古宋的監視，靈魂底創造的進化是繼續的吧？你太過於守誓了。在你所要求的，是那能獻給你一切的守誓約的女子吧

？可是在我是個不能夠獻給你一切的女子
……」

「然則，無論怎樣妳是不愛我的么？
無論怎樣妳是不和我給結婚的了么？」

「愛你呀！不，現在還是愛你的哩！
不客氣地說，我要比你愛我還幾倍底來愛
你的啊！」

「那末，不是就可以允許我的結婚了
麼？咧，志摩子女士！我……我是這樣底
來愛妳了；到此刻來失了妳，那怎樣……
那怎樣底……也不堪回想了哩！」

在日高對於結婚的問題是強烈地底要
求她；於是她一人頻頻底哭泣了。眼眶上

像腫物一般，眼淚在那熱烈的淚腺上奔流
；牠的鼻聲，作奇樣底抽動了。

「你如果稍許有點兒能理解我這顆糊
塗底痴心：我勿論是和你……」

「唔呀，不，我是什麼都可以辦到的
；只要妳允許我的要求，爲了妳我是什麼
都能夠照辦許可和犧牲的所以：務必求妳
和我！求妳和我！……」

「哈，你現在，從心底裡來所說的話
，我也很明白的呀！然而，可是在你的性
情上要爲著我來受多少的犧牲的事情，那
是辦不到的吧？縱然你能够那樣底行，而
在你的性子上也未能允許的吧？誠然；從

你的本心能夠這樣底來努力；那末，你爲了這裡要受到非常底苦惱了啊。我也不能夠那樣底來安穩無事般地過著，何況是無誠心的哩。若是強制的行爲，那算是你的技巧，在我的面前來行使那些的彌縫遮蓋那樣虛偽的生活；那末，已不是新婚的好夢：二人的生活是不絕地的戰鬥開始了。這時是怎樣底好感和愛慕的你，到那時候可又把我推入那深暗無底地獄裡去了吧！？那才是不堪回首的事情呢！而且，我也不願有入那種地獄之必要啊！所以：現在到了這裡，彼此來絕交了各自分開的事情；如上斷頭台一般底還痛切，雖然；……

雖然真是悲哀底事情，還是得斷念了各人分手了的好呀！那能爲你造幸福的女子，却不是我這樣性質的女子。那決定是有的，去找尋吧：爲你自身幸福啊！」

「不，不！我……我失了妳，我怎麼也是不能夠生存的了！請妳想想：如果我失了妳以後，還怎樣底叫我來生存！我絕望了！除選定死所以外的一切都沒有了啊！」

志摩子想到這種最後的言語，在牠或者還是稍許有點兒過於自負來逼人的吧？然而，在日高的臉子上，確已全然沒有血色了。牠那種悶絕而激烈底聲息：同時放

聲地哭泣了。

「哦！我勸你不用說那樣底話呀！自強地；這忠實的懇求你再多想！」

「……妳和我絕交！……絕交……這是怎麼底說話啊！……我和妳分別了，我要怎麼好哩？妳什麼都好的嗎？妳太過於冷淡了呀！忍心！……真的忍心！……我……我不好呀！我不好呀！……」

「哦！雄介先生！求你不用這樣底哭了呀！……我愛的……我是愛雄介先生的哩！在你要和我這麼個人來結婚：那是不是的喇！求你要有這樣底了解啊！所適於你的好人兒，決定會有的呀。此刻，已開

始過著那快樂的生活了咧。」

「不，失了妳，生活的什麼那是沒有益趣的！志摩子女士尙且不能信用我；那我的生存的一切都完了呀！」

「沒有那麼底事情吧？安靜些，請安靜些咧！」

「唉！……兩親的盡心地，特意才新蓋了這樣底房子，這房子已竟是無留置的必要了！一切等於水裡的泡沫！要把來折毀當作柴薪燒了才好！世間的人們來笑我嗎？父親的名譽和什麼的都是沒用呀！只有我的母親，母親知道這樣了，那是要驚破心胆的吧！她想著在新聞社的創立記念

日那天來祝賀我們的結婚；那麼愉快的母親……可哀相的母親……悲哀底慈母喲！

……還有妳這麼個悲哀兒子哩！……」

任日高如何樣底悲慟，也未見有能挽回志摩子的決心的時候；牠那種絕望了的情景，於是從椅子上像擦落般無力地，而投身在她的足畔，像小孩般地嗚咽了。這種樣子，在志摩子也是有不堪底憐惜。這一瞬間而對於日高的情愛，從她的全身來漲溢了。志摩子這時候確被她所動搖吧？然而，在她的心裡，除可憐牠的事情以外，什麼也沒有的。她被伏在自己的兩膝上的日高，在嗚咽中震慄著牠那光盪底黑髮

；她於是像慈愛底母親一樣才撫摩著牠那可哀相底前額說：

「咧，咧……雄介先生！你不要哭啊！……你不要哭啊！……我是這樣底……」

這樣底來愛你了咧……」

志摩子也噙著淚聲，次第屈下身子，像抱孩子樣來撿起日高；這時在志摩子的胸部，那豐隆盛滿底胸部，溫柔底衣襟上面已包裹了日高的面部了。於是日高一心徐徐地才抬起牠那被熱淚濡濕了的頰脯；一種哀訴的樣子，來凝視到志摩子的臉上的剎那：這時她像忘記了一切的樣子，乘勢把她那像血紅般底唇兒壓在日高的嘴上

了……

日高在她的嘴唇邊忽感觸到少許眼淚的鹹味。這時志摩子是以全心底純愛來忘記了我和一切，但；牠這時意識到對手的眼淚底鹹味，却似乎滲了多少有不純底預感。在牠是很爲誤認了志摩子比自己還先來與了這箇可尊貴的純愛表現的接吻，以後的問題是不關緊要了；牠有了這箇意外地自惚的解釋，其結果：是認爲志摩子是默默底允從，現在正是良好的進行的機會了。

「志摩子女士！……妳是我的人兒了哩！不，我已經，已經，也是，全是妳的

了！我的一生……一生的……」

牠熱烈地興奮著的呼吸氣息，在抽動牠那寬濶底肩膀和胸口。這要怎樣底哀求：從椅子上抱下她來呢！

「不，不，雄介先生！……你要尊重些！你要尊重些！……」

志摩子這麼連連底呼止；但看到牠的臉上的形色，在牠那對充滿了血脈的眼睛裡，已不是像她這樣底清白分明底樣子了。於是，志摩子方始注意到那種行爲，想起到這屋子裡來的時候，全沒有誰來見過；這時在她不用說是另有一層悲憤底面影了。

「外面去說呀！無論怎的，上外面去說哩！……」

志摩子雖用嚴正底口調說了，從椅子上站起身來；但也不能隱住了那另一種的恐怖了。

「不，等一會……請等一會啦！」

這晨光在日高的話音裡，確乎帶了一種威壓的腔調了。牠已表現出有多少那自棄的形色了！離開純情要實施牠那一步的策略了！

爲了我倆才蓋了的新房子；而在這座新房子裡，必得要實行收穫到那愛的証據啊！如果得著那箇記念，以後在志摩子當

再沒別的話可說了吧？那末是這時候了！若過了此刻，那是永生的失了志摩子哩！……日高這麼想著的時候，於是急欲起來拉著志摩子；然而，志摩子已經走出到步廊外了。

這時日高突然地看見對面那間日本式的寢室裡，是沒有這洋室裡一般明亮的玻璃窗戶的；而且，那是緊閉著的窗戶，其時志摩子正走在那間薄暗底蔭地的日本室的前面的當兒：

「志摩子女士！……我！我一生的懇求妳了呀！……」

於是牠跟著慌亂的口調，踉蹌地趕上

，突然自後面來緊握住了她的雙手；拉進了那間日本室的寢室去，強制她在席地上坐下了。

「不，這麼黑闇底地方！如果還有話說上外面去呀！……外面的好呢！……」

「但是，我……我的……請妳允許了我呀！……」

日高在性火已燃燒著胸口上，只激顫了牠的呼吸來急促了；於是牠緊緊地擁抱了志摩子，只是掙扎著而一塊兒摔倒了。一面是那樣的優媚的志摩子，而在殘忍的世間上也被日高的哀求所誘惑了。這時在她那對於憐惜日高的心裡只有感受到一種茫

無前後底虐待了。

「你這是幹什麼哩！……」

志摩子夢中般地叫了

然而，此刻在日高所懇求期望的是什麼，什麼還未明白；但志摩子不能不有那種底預想。大概含有著憐惜她的愛吧？瞬間的愛：來滿足了日高願望，應允牠的要求。只有應允牠那強烈底慾望的觀念了。然而，那是一瞬間的感情所泛溢的吧？在她一面要有強力的理性，只盲目地是不行的哩！愛……愛……愛此刻都死了！任她是怎樣底可哀相，此刻是不能夠有順從牠的要求！她一面這樣底回想。

「……這是不行的呀！……這是不行的呀！請你安靜點！你！爲了你自己的人格！……你自身的事情還沒想想嗎？這是殘酷的，這是殘酷的啊！」

「哼！妳怎麼也不允許的吶？」

「哈，……我也好苦了啊！我也會原諒了你哩！……也得請你來原諒我呀！……」

哽咽而悲鳴的志摩子；這麼反復地說了。

「不，不，我，已經怎樣底都好；怎樣底都不要緊的呀！……」

這時日高已像醉鬼一般底狂亂了。眼

光裡那種執拗的本能；除在露骨底獸性以外，已沒有什麼美和愛想了。志摩子這時候被處在如此的悲憤之下，她才知道日高爲自己的敵對了。這種的行爲，那是非常底悲慘的！在這一瞬間來爲日高所要求的東西，却不是志摩子的愛情；而是她的肉體上的處女之寶了！志摩子怒怒地感到這點。

她倆繼續地爭扎著兩三秒的沉默；志摩子終於抵抗過而站起身來了。

「對不住呀！……請你原諒。」

她於極度底興奮底下，大聲地說；於是她急跑出了步廊外了。日高只是不放一

隙地追赶，還想抓住她的手腕。此刻在牠的腦湖裡也沒了那所謂愛的結婚的事情；只怕以後不能夠再見著志摩子，那是當然的了。以後要怎好呢？今天的情形；今天這種的場合！破了男子的面目，必得要有——回占領到她的肉體啊！——牠被這種鄙劣的行爲底殘燼還追逐著牠的心底。牠回想到這種卑陋的痕迹，却是自己的一點羞耻了！但是，這樣底本能，是不能爲羞耻心來所消滅的呢。

「呷呀！是我對妳不住，再請妳稍坐一會呀！」

「不，厭惡了！你的面目上全沒有了

愛，只剩有的是醜惡哩！」

「哦，再坐一會，請聆我說呀！我只求妳，我只求妳！」

「不，不！……唉！我是這樣底來和牠分別了啊！……這麼來分別的事情，真是一點兒也沒預想得到的囉！這樣底悲哀！悲哀！……悲哀！……」

志摩子悲哀底結果，於是快步的向廊下走出了。這當兒穿著洋服而袒裸了的日高，也不能夠再好追出門外了。

門外這時候也沒傍的變更和先刻一般的風景；依然是很晴和溫暖的原野天空，只有在那遠處的有送來機關車上的汽笛聲

。志摩子還是像被追趕着的一樣，夢一般地急走出街路，看見有了車子，飛奔上去。

；於是才到了中野驛的高架省線電車站了。

一個小小的紺野！

從那夜起，志摩子的姿影就不見於東京了。

偶像一樣了。

在日高的母親還以為志摩子悶在家庭裡，幾次會到代代木她的家裡去訪問過，總希望見面了，再用誠懇的話去要求；但這種的打算終未達到目的。其次無論日高和紺野時時底同了時枝也去探聆過志摩子的去向，然而終究是全不明白。她家裡雖只有她的老媽子一人知道；但是被她囑咐過的，你要是去問她時，她已如那閉口的

「小姐去旅行的地方，也沒對我細說明白呀。說是到處都要去玩玩的話，所以是什麼地方大概也難定的吧。」

老媽子不拘是誰人來問她，也都是照這樣來假裝糊塗底答覆。

其實，志摩子早已秘密地到了修禪寺溫泉，住在那養氣館的別館裡。

講到修禪寺溫泉，任你幾時去遊玩都

感覺得那箇鄉阪的地方，是別有趣味的。那雖是箇幽僻的溫泉場，却也是志摩子的所好了。她自母親在世的時候，就熟識了這家旅館。她到那裡去却不像別的客人們一樣，每日那麼忠實地去入浴或和隣室的浴客們去談天；她只是每天惘然地惟聆著看著在那桂川裡的清流，過著她那種冷淡的生活。

這話怎樣底說起呢？我從此和所心愛的日高就以那天的行爲彼此永遠來絕交了嗎？如果這樣，實在生命史的命脉上來加以打擊了！日高爲所心愛的人却不能是以結婚；心愛的日高却不是結婚的日高了。

志摩子每夜無論在睡覺時或醒來時，都幻想到日高的過去一切，無時或離開她的胸裡。

「叫牠受到那種如神罰似的苦惱；而在我的一生什麼的結婚幸福也是不能夠降臨的了！拒絕愛人的苦苦要求，這樣女子的我，是太不自知了！你沒有徹底的想過嗎？能幹那樣底事情也可以的嗎？我即拒絕了牠，牠必得和另一女性去結婚的吧？在那樣的新築，我却不是等著有那新家庭幸福的女子了。那已更代了另一個女性了吧？我也將就是那麼底好嗎？不還得要只好底想過麼？勉強點世間一切的事情都妥

捺了。和牠結婚了；其餘的問題在結婚後再轉圓也不遲的哩。……不，不，我是不能的。我的理性不能承認我。然則；可怕的是牠恐已受了我以上的打擊了！此刻牠是什麼的情形哩？可哀相可愛慕的那個人啊！……」

志摩子獨在這更長澄寂的冬夜裡，枕畔只聆到自桂川送來的波聲；同時而潛然地啜泣。她因此也曾有過通宵不能成眠的一夜。有時候她曾一人在午前一二點鐘的時候，像人魚一般底可憐，雪白的裸體，獨自有過蕩漾於浴槽底事情。

世間的日月一年又將遲暮了。

爲要避去那都會中的年年始一般無謂的禮節：這所謂美以近縣的名勝的旅行或是避寒的名目，才上這箇溫泉來的客人們，漸漸地已是群賢畢至的時節了。

在這些來客們的裡面有一個是東京很有名的常盤津太夫〔註〕一種唱俗話的也上這家旅館來修養了。一天晚上容納了旅館主人的要求，於是那個太夫也欣然地放棄了牠那種商賣的權利特地出席獻技了。因之在這些多數的浴客裡也有這種隱藝的本領的人們飛出參加獻工夫，才開了在旅館裡的極快樂的一箇忘年會。

「小姐很悶的吧？特來請小姐呀：現

在館裡常盤津開始了。」

夜七點鐘的時候，一個年老的案內人
〔註〕招待客的人 來請，志摩子雖不願意去，但
也沒有別的謝絕的話可說，她於是也漫然
地應允了。

餘興場設在本館的二樓上，那箇有百
疊席以上的大廣間裡。待志摩子走到會場
裡的時候，看見旅館裡的客人們已竟全都
到齊了。正面是常設的舞台。挂著緋紅緞
子的演幕。志摩子在東京也曾看過這個太
夫在戲院子裡演過「勒猿」的一幕。這時她
只得依了女招待的指令，在那背面立著有
深金色屏風的一隅坐了。

這時在志摩了的前面，相隔四五人的
當中，已坐一個品貌不俗的婦人，她因為
聽到背後不時的一陣拍掌聲，掉過頭來却
和志摩子的視線接觸。

「啊呀！……」志摩子驚訝底口氣。

「啊呀！……」

對面也是這麼底響應著。對面確是山
科令子夫人。是夏季從房州避暑回來同車
的那位夫人。她在秋季的展覽會裡曾得著
非常高貴的評判：做了紺野畫的那件「持
紈扇的女子」畫的模特兒。這時惹起滿場
的注意是志摩子和令子夫人了。

「……我一點兒也不知道：小姐是幾

時到這兒來的咧？……」

「四五天以前就上這來了呀。」

她倆這麼小聲地對答著。但不知何故

這時候在她倆的臉上都泛了一層赧然的氣色。坐在那夫人身傍穿件大烏縐紋絹布的襖袍；口哈著雪茄，悠閑地傍著火爐一個四十開外的男子在光澤而肥胖溫厚的面龐上，上下已生了些鬚鬚，想必是夫人的丈夫。這時且看出令子夫人才洗過溫泉尙餘存像粉團般地的化粧痕跡。

其時那據在高座的常盤津謠曲一段完了；令子夫人忽地對她丈夫的耳朵上說了些什麼後，於是走過志摩子的身畔來，才

丁寧地道了從夏季以來久瀟的寒暄。

「……住在這裡的別館裡嗎？只你一位？……」

「是的。一個人冷清清的囉。」

志摩子被問著只一人的話，却也明白有幾分來意了。

「貴學校已放年假了，上這兒來還打算做文章麼？」

「不，也沒打算做那樣底工作，不過暫時底離開東京罷了。」

志摩子雖把上這兒來的理由這麼簡單地答覆她；但在她自己的內心裡却是非常底悲慘。

「我們的房間就在這二層樓上的後面
此刻請小姐去坐坐呀！……」

此刻令子夫人；在她那雙漆黑而輝炯
的眼珠裡，妙的摯情地催請著。不願再看
忘年會的餘興，只管邀著志摩子。

「謝謝。現在是夜深了；明天早晨來
奉看吧。」

「不，一點兒不礙事的喲。就在這兒
的所以。」

令子這麼說了的時候，自己先站起身
來；在志摩子一方面也爲因了這種場合和
場合的當面；或者也可以和令子夫人從心
底裡來交談一回吧。這樣地想著。

「真全是想不到的事咧？在這種地方
來見著小姐了什麼啊。」

「這原是修禪寺。大抵來這兒的不是
養氣館，就是上菊屋的；所以在這兒會見
熟人也自然不算希奇的吧。」

志摩子一面這麼慰安地解釋笑著說。

「那也是這樣底吧。哈哈……實在我
前次本打算要來拜訪妳，幾次底要到代
木妳的家裡去看妳的。信也寫過好幾次都
撕破了，撕破了再寫；但是，到底沒有寄
信的勇氣，所以仍是那麼底擱著了！……」

在那條很長的步廊下走著，令子夫人

說話的語尾是非當底震重。在夫人或者也有多種的事由，想對志摩子來說的樣子。

「是嗎？那末太太有什麼要事嗎？否則關於我有什麼的事情嗎？」

「哈：但是這樣對柳田小姐要怎麼說才好呢……」

薄暗底廊下雖沒見著令子的臉色怎樣；但在她說話的聲息裡却似乎帶了點羞澀，堵住呼吸的調子。

「是這兒了呀；請進！」

令子夫人於是趕向前一步，推放開了

那客室裡的障子；〔註〕紙糊的房門榻子一間有十五盞席以上的大房間。在那兩方床籠的中間

，堆著幾隻貼滿了外國的旅館的招牌的皮鞘。其餘只有本館裡的那架印着有定紋印的高架的梳粧鏡台。

「哦，小姐也一塊兒來了嗎？」

室內的一隅，在那有蔴繪〔註〕描金的花的衣架下面，友禪縮緬綢的蒲團〔註〕舖蓋裡睡著，曾見過一次的，那個五歲上下的女姐。

「哈，隨到什麼地方去也像胸衣兒的一樣貼體不離的喲。」

在那小姐的頭上的衣裳架上，挂著有件紅色像外套斗篷類的東西。

這時志摩子走近那裡俯下頭去看那無邪氣地安心底睡著那個豐滿的面龐底小妮

的晨光；不知怎的，這當兒，志摩子確然受到一種意外的感觸。小妮雖緊閉住了她

的小眼睛，但在那兩行黑睫毛和雙眉中心的美麗之點，更兼這可愛撫的前額並顎下的曲線：這是——啊！這不是宛如那紺野的面龐嗎！——

前在房州回來的當兒，也曾留意到這

種的事實，現在却認清了，想不到在這兒還睡著有一個小小的紺野！

志摩子於是在這一瞬間，已明白地想到紺野從來和令子夫人的關係了。她心臟半刻的麻木，好像如掉落深淵般的恐怖了

她等意識回復過來的時間中，她只有無言底沈默。

續

女招待 (小夜子之卷)

(一)

廣津和郎著
景泉漪譯

是，是啊。我和吉水先生相遇，是我專。可是啊，在那兒三天就擱下事情了。湖上咖啡館T鋪子那天晚上。

您問的是那時候是我當女招待最初

話呦。

時候麼？

噯呦，我一說那悲傷的話大家一同要

是，在那以前不過三天，在那關口那兒，那就是小石川的瀧那兒的關口。我在那兒的小鋪子裏，僅々的做過三天上下的

笑的啊。先請不要笑。雖是如此，可是我害着怕說一句話，這因為不是從最初的銀座姑娘的呀。

可是這話回頭再說啊。因為若現在一說就千頭萬緒了。

我頭一天見見掌櫃的，第二天就看看的當咖啡館T的女招待了。女招待！這話也不是怎這麼討厭呀。到底是那兒的無神經東西們，給起的這樣聽着不痛快的名字呀。

女招待！女招待！女招待！（那個女子自己，在招待招待的那個聲音上帶着腔調，縐着眉生氣似的，而且她自己要戲自己的樣子，來回說這樣的言語。）我實在就是聽着這話也誠然的不願意了啊。今天我上鋪子來以前，走在銀座大街覺着

爽快疾走如風的時候，就有對面來從我身旁過去的小孩子似的那中學々生們，他們不是說「那是貓呀，那是虎呀」什麼麼。我一聽就覺着把特意逛銀座大街的高興，從頭上一回給嚇住了的樣子，覺着那兒有窟窿要逃入在裏頭去似的了啊。

（著者註：那貓是咖啡館黑貓；那虎是咖啡館 Tiger 的略稱。在銀座 Boy 們之中通用說：貓・虎。）

真是失禮的很呀。我就是這麼整裝肅容的，也許還是買賣人看着買賣人麼？……啊，不像那兒的年輕的太太的樣子麼？這也都是這一身錦紗的衣裳的不好啊。那

錦紗什麼的到底算甚麼呀？這麼金煌々華美什麼的呀，婦女要正經了不是不要那樣子麼。

這末看，無論如何，第二天我到底到舖子去，就在那嘎拉兒的椅子上，孤々零丁的一個人坐着來着。這一來，那榮姐就點手叫我說：

「上我這邊來，小夜子姑娘，來呀，來呀。」

我一過到他那旁邊去，榮姐就把我介紹給包箱裏頭坐着的一位胖大的客人說：

「小夜子姑娘，這位是吉水先生，吉水先生！」

這麼着，我腦袋就轟的一聲起來了，眼前也覺着繚亂起來了啊。「嘎呦」的一聲不知不覺的不能不自言自語的說了呦。

那咖啡館T那兒很有各樣有名人來那話，我從以前就聽說過，可是我來了這天就遇見吉水先生，我真夢想不到的麼。別的不說，不知道吉水先生，作詩的吉水先生的人，合着日本國不論何處都沒有啊。

我想還是東京呀。若在鄉下總也不能遇見什麼的，可又是在東京而且又是在這樣的地方，所以還這麼容易的遇得見，又可以交談。

正這麼想着的時候，那吉水先生用和自己身體不趁合的嬌聲細氣的聲音說：

「你坐在這兒吧」

就指了指桌子那邊的椅子。我就一面坐下

一面小着聲音說：

「求您多照應」

「哼，你叫甚麼？」

「我叫小夜子」

「那裏的人呀？」

「北海道的」

「北海道的甚麼地方？」

「札幌您納」

「啊，札幌麼。那裏我也去過。那兒

人心裏朴實，很好的地方呀。我是上那裏演說去了，可是我坐着洋車一走到大街上，不是就從那邊剛來的小學校的學生們，

叫着我的名字手指着我坐的洋車麼。

我怪喜歡的呀。若是大人跟我這麼樣，我也不覺怎麼樣，他們是小孩子呀。心裏怪覺着叫他們的天真打動了我了。那地方那樣情形真痛快了呦。——是麼，你是札幌麼。那是好地方呀。」

「是」

我止於那樣勉强的回答，我心裏已經神魂不安了。——看他也不像個大人物，也不是怎麼那樣的單純那樣的天然的大氣

淚呀！因為這樣的情形，我從在鄉下的時候，和一心憧憬的吉水先生，親々睦々の說起話來了。所以二十歲的小姑娘茫然心氣上湧，那也是自然的呀。

我就心氣上湧可怕又可怕的看見了吉水先生了。這麼一看他也有多麼胖呀！

若說到吉水先生，非常是溫和老誠，身量細條々の可不是叫人想他是像詩家似的人呀。他胖得很雄壯倒不覺着他是個詩家，倒像是實業家那麼個樣子啊。

我心裏吃了驚了呦。唉，這位先生，能那樣的詳々細々用詩寫出女人們的氣概來吧啊？……雖然這麼着啊，那以後我見

過各樣的詩家呀，各樣的文人呀，可是這樣的人大概和我懸揣的是不相同，胖大雄壯的人比溫和老誠人倒多啊。第一能描寫溫和老誠的那樣的，是胖大呀。就是普通世上的人，對於女人有熱情的人，若說怎麼樣就是胖大的人裏多有的啊。細條々瘦的人什麼的，是反倒冷々靜々心口不一的人多的呀。

正是吉水先生要回去那個當口兒他說「來，你呀，握々手吧」

我心裏不怎樣的就一伸手，那吉水先生的手指又短又圓噴々的那手，用力的把我的手緊緊的握了握呦。於是乎，趁着握

手的夾當兒，有個紙團兒似的東西，輕々易々的塞到我的手掌之中了。我想着曖啲！就無意識的輕々低下頭來了。

可是那個紙團兒，就是把張十元錢的票子團成了的麼。十元錢票子啊！我有多麼喜歡呀！無奈是頭一天那天呀。就一「曖，他給我了很多的錢！」我也不是怎麼心裏不想別的竟在那一件事情上了叻。因為是這樣的頭出咖啡館T，那才是受各種的累，難受之極的以後了啊。若打算掙到手裏十元錢，總得怎樣的做事啊。如此一想這樣的不用勞苦輕々易々的得了這樣的錢，是很想像做夢似的啊。現在有給

我十元那些錢的人，就不那麼驚恐了，可是……。

現在這麼蕭索，給十元那些錢的酒錢的人，那裏那樣的多呀？

噢，多是不那樣多，可是世上有好事的人，時不常的有那樣的人啊。

不是有甚麼目的呀？

是啊，也有有目的的時候，也有沒有目的的時候啊。就是那麼着也一定有什麼目的，也沒有給錢的人叻。我雖然不知道他給我錢，是怎麼樣的心迹，可是我想他是大概怎麼着賺着了，喜歡得了不得，才把那喜歡分給我們一份吧。所以不用聲張

先要他的呀。——可是自從近來市面上鬧起緊縮風來，我們得的酒錢少了可是。」

那第二天吉水先生又來了。這末着還不是我伺候的班兒，可他又叫我伺候他然後他回去的時候，又說：「我們握手吧」又把紙團兒塞到我的手掌之中了——那天是五元的票了。就是這樣這就每天每天來每天每天給我五元錢麼。這麼說可是甚麼事，到底以爲這位先生來，等着他到了這麼個份兒上了。

無論如何，在我說他是個要緊的客人他不像以前那樣正正經經的腔調說「札幌是好地方」等々の話了，而且叫我

「小夜子。小夜子」了，親々熱々の腔調說話很愛我了。

來的時候，就給我打電話告訴我說去，到了這麼個份兒上了。

「小夜子，你若不在那兒我去，也是沒有趣味，所以打電話問々我在那兒不在。」

「我等着您哪，請您一定來呀。」什麼的用這麼個高々興々の聲音，能在電話口那兒無拘無束的說話的時分，女子招待也已經是一個人了

「你的班次還沒到麼？」
「噢，剛輪到了，可是啊，怎麼通融

通融叫我伺候先生啊」

無奈一提吉水董先生，就是在咖啡館II之中，也是個紅客人吧。他竟把小夜子的我這個人，看得致重了。所以吃錯的人也出來很多了。然而這因為在這樣的社會之中，每日彼此不相下的也爭着要紅了的，那是有趣味的緣故啊。所以「把上紅色班來的那位客人，搶到紫色班裏來了呦，」一有這樣情形那紅紫兩班，也有彼此相爭的時候呦。

「某先生，您也到紫色班來會兒吧。」說這樣話，眼邊兒上帶着微笑給人看，然後那客人也來到這邊班裏的時候，真

是沒如此的痛快了呦。——班和班競爭，又是人和人競爭，那就是暗默之間的生存競爭啊。

若是有 Self 那種的自信的人，就都是心裏頭這樣競爭着哪呦。因為到底是紅 Self 的啊。其中又有沒有自信的人吧。這樣人裏的機靈的，是和那紅人 Self 要好呦。這樣一來那捧 Self 的客人，是又捧那和 Self 要好的那別的姑娘，就是這麼樣的情形啊。

於是乎，那致重的客人吉水董先生，僅僅的捧我的這樣的事分明顯露了，新出首的我這樣人，一躍而為衆目之目標了。

那我的敵人也就出來了。可是那樣和我要好的那個一家人也出來了。

過了一個月上不知怎的我也成了那

咖啡館的紅人之中的一個人了。

有一天吉水先生說：

「明天你不到橫濱的倭底翁戲園去麼？」

「是，先生若是帶我去，我真是喜歡去的呀」

「那麼，明天在新橋站的月台那裏等着我怎麼樣？在午後一點鐘。」

「噢，我等着您去啊。」

我從北海道來到這裏，東京地方很認

得了。可是那橫濱還簡直的不認得哪。所以我想求吉水先生帶我去，不能不覺着喜歡的呀。

於是乎第二日午後一點鐘上下，我買了一張二等車票，到新橋站的月台那兒等着去了。

等了有十分上下吧。一看吉水先生忙々叨々的樣子上月台來了。看見他一磴一磴上了台階的姿容了。他身體是矮小胖的橫寬屁股蛋兒肥，蹣々的走道兒每一走道兒，就往左右蹣々的搖動——他那樣子，唉，不是很好看的啊。可是世界上能做事的人，所有的那精力的強壯就是如此的，

是表現在那樣子上了。他把那茶色中折的帽子戴的很往前，叫人看着帽子下邊怪模怪樣的有眼睛鼻子甚麼的不分明的傢伙，這麼一蹶一蹶的到我傍邊來了說：

「你很等着來着呀」

「沒有，也沒那麼等着」

「實話對你說罷。今天出來點兒急事，不能到橫濱去了呦。沒法子我們這麼辦吧，坐着汽車上城外頭什麼的 Drive 去吧。我的汽車是現在在火車站外頭等着哪。」

我剛一想他這麼說了呀，他就一直的從月台下去走了。我還沒回答他什麼話的時候。

我想沒法子辦那車票可惜呀，可是跟在吉水先生後頭出了查票門，一到車站門那兒真是有一輛汽車等着哪呦。還是巴嘎多新式的汽車啊。我大吃一驚目瞪口呆了

「咳，上車吧」

吉水先生這麼說着悠悠自得的先上了車，在毛皮的墊子上邊，好像身體陷下去的樣子往下一坐了呦。我也隨着上了車往下一坐，也不是怎麼着身體飄々的覺着沒有那麼舒服的了啊。因為不論怎麼說和那邊各處去的散拉營業的汽車不一樣啊。——真是好啊。就是一個文士，能坐這樣上等的汽車呀。

那時候，道路還不像如今這麼樣的好，雖是不好走在道路上碌溜碌溜的滑溜一點也不覺搖動。

從烏森過御成門穿芝公園，然後從慶應義塾前邊一點兒，往右邊拐去到那附近我也認識，可是那以後我不很認識。和吉水先生打聽，他告訴說：「那兒叫高輪。」然後過了一會兒就到了品川車站了。這就在京濱道路上開快了速度，實在是痛快的 Drive。——我想這輛汽車，不費力似的開過去那別的奔命跑的汽車了吧。我想這樣各處跑汽車吉水先生的生活甚麼的，真是幸福呀。這麼着我自己也不知是怎

麼的覺着急々的當資本家階級——Bourgeois了，真痛快的了不得了。

一到大森的海岸那裏，吉水先生說：

「在那裏吃飯甚麼的呀？」

他就叫司機的停了車了。

「真若在那邊兒散々步吧，我還不餓哪」

我下了車就走起來了。

「就是散步也受不了了。我還沒吃飯哪

。因為我餓了，你陪々我吧。」

「噢，可是稍微走一走吧啊。」

我這麼說着——走去，吉水先生喘着氣跟着我來。雖是十月暖々和々的天氣，可是一看吉水先生，不是可憐的滿頭大汗麼

「散步這個東西照我說是叫人難受的。——第一這大森的海岸散步不是也沒有趣味麼。」

因為胖大兩腿磨蹭也磨蹭吧。實在是不好走似的那麼走。——可是全然是大森的海岸走着什麼也沒有啊。雖說是海，沒有甚麼那樣可眺望的，與其說是海岸，不過有倒是河沿的感覺。就是我也時常的從那地方，來往那是沒有什麼趣味的。

可是對於男人說我行我法的話，那男人雖不願意，也像討我的好兒似的就那樣的說，那是有趣味的呀。第一吉水先生甚麼的爲人，就頭這時候，叫人想他是

連我的旁邊也不來的那樣大人物了吧。那雖是不平的說是照我說的「我步行是叫人難受」，可是也和我一同步行的，所以我覺着自己的價值一回就高起來了，真是心裏痛快了。——

可是這麼胡亂這裏那裏的走了之後，我答應了照吉水先生所說，到底進了一家飯舖子裏去了。吉水先生是不喝酒的；所以喝了汽水什麼的就吃起飯來了。可是那邊的菜飯也沒別的甚麼好吃的。

剛一吃了飯，吉水先生說：

「你呀，我們上隔壁屋裏去——去吧。」

那隔壁屋子是怎麼屋子，我全明白了

。從過了一會兒先那個女招待說「都預備……」甚麼那樣的話，扶手行禮退去的時候，我就全明白了。故此我身體上拿起架子來，一點兒也不露空的樣子了。

「你呀，我們到隔壁屋裏去—去吧喇」

吉水先生他因為我默然不作一聲，所以又這麼說了一回，可是也不是怎末樣的我覺着奇怪的了不得。可是他那話說的很拙笨了。

我說：

「我不願意」

「不用那麼說，一會兒吧喇，不要緊的去—去吧喇」

「青天白日那麼着……不雅的很呀」

「那不是可以做的麼，去—去吧喇」

「我不願意」

如此的我們倆人，長時間一問一答的說話了。可是我身體拿着架子，一點也不露空的樣子。所以說話以後，跟着就動武力甚麼的那樣態度，是到底不做。

「怎麼也不願意麼？」

「我再細々想想啊。無論如何，今天我跟先生僅是散步來了而已。——我直沒想到有這樣的勾當呀。」

傷他的面子我也不願意，可是不論說甚麼他是個好客人，所以覺着只於這樣的

招他生氣，也是不好，我才那樣的不即不離的回答他，這樣一來，到底還不住了。吉水先生就這樣說了：

「你很是個貞節到底的人啊」

我一聽這話好容易才忍住要失笑了。

「你很是個貞節到底的人啊」那句話，也就是遮掩身子，可是說得不是很笨麼。——是叻，我想吉水先生真是位可愛的人呀

「那麼回去吧」

「咳々」

剛一站起來的工夫，吉水先生立刻伸過嘴唇來，我正「噯叻」一聲那麼想的夾當，我的脖子就叫吉水先生的兩隻手抱住了

。這麼着，也不是怎麼着的，總是有男子的臭氣，把我的嘴握上了。我連呼吸也不能呼吸的。

「您撒手，先生，難過喇」

「可我這是愛你喇」

用照例的可愛的細聲音那麼捨着命的說喇。然後把我的脖子撒了手了，輕輕的披上他那小斗蓬了。可是一看把鈕子錯扣了一個鈕服裏；而且臉上不理會的樣子，從屋子裏剛要出來，所以我說：

「噯叻，先生，您的鈕子可……」

我追上把那鈕子，給扣好了喇。我想他那隨々便々不修飾的樣子，越發的可愛

呀。不用說還是看做一個普通人的；不是奇怪的意思啊。

「零用吧」

回來坐那個巴嘎多汽車，送到我有樂町，我剛要下車，

他就這麼說着，往我手中塞票子。——後來一看，嚶，怎麼着，有四張十圓票啊

續

關於某失業人的話

(中山對談)

(4)

廣津和郎 著

王井承子 之文 共譯

三

飯田這個地方，是人都覺着是小都會
整頓了的好都會。

黃昏的時候，到了那兒的我們倆，能
占了在街的中央的那個A旅館裏的八疊兩

飯田は小都會といふ感じのする纏まつた
た好い町でした。日暮れ方、そこについ
た我々は、町の中央どころにあるA旅館
の八疊二間つづきの、少々立派過ぎると

間連着的屋子；我們想着那是稍微的過於好看，心裏頭害怕來那麼樣的屋子。

凝視着在客賬上寫「心靈術師阿蘇靈嶽，同宮嶋雲海」的文字的管賬的，忽然揚起頭來，把我們的樣子不了然似的瞧着，一面這麼問我們說：

「您說的這心靈術……究竟先生們還是做祈禱的麼？」

「不是，不是祈禱。是拿精神療法連最難治的病症也醫治的靈術喲。」

「那還是咒法呀。——可是前些日子，拿姓名判斷，占人吉凶的那麼位大先生來到這兒了。在這大街上，出大書特書的廣

思つて、内心びくつくやうな室を占領することか出來ました。

「心靈術師、阿蘇靈嶽、同宮嶋雲海」と麗々しく書いた宿帳に見入つてゐた番頭は、ふと顔を上げて、我々の様子を不審さうに眺めながら、かう訊いたものです。

「心靈術と仰つしやいますと……つまり先生方はやつぱりお祈りをなさる方ですか？」

「いや、祈禱ではない。精神療法を以て如何なる難病をも癒す靈術だよ」

「ではつまり咒ひですな。——扱てこの間は姓名判斷で人の吉凶を占ふといふ大先生がいらつしやつて、この町で大仕掛に廣告なんかなさつたけれど、一向人が

告來着、可是總沒有人集湊了去、所以遭上這個苦境遇他就走了啊。托福我們運店錢，都沒能要到手那麼個光景什末的。——可是，這樣的人，在賬上是留下是不留下？」

「不是，我們不是那咒法或是那姓名判斷的那樣東西。和那種人一混雜上很糟那。」

那宮島雲海，快嘴爲做管賬的允可就這麼說出來了。

「是，我在樓下問問就來，所以」

管賬的這麼說就要站起來，所以於是乎，我裝做大先生的樣子，穩々重々の給他看着就說：

集まらないので、さんざんな目にお會ひなすつてお歸りになりましたがね。お蔭様で手前共では宿料も頂けなかつたやうな次第です。——さあ、さういふ方は帳場で何て申しますか？」

「いや、我々のはその咒とか姓名判斷とかいふものでない。さういふものと混同されては困る」と宮島雲海は早口に番頭を納得しようとして喋り出しました。

「はあ、一寸下で伺つて來ますから」

番頭が立ちかけましたので、私はそこで大先生らしいおちつきを見せながら、

「喂々，您等一等，我們得求您多關照的，所以把這個……，可是不過一些小意思。」這麼說着就把一張五圓的票子，交給管賬的。

管賬的拿着這張票子，就拿錢哄着似的，唿的一下子仆身下拜就說：

「喝，這實在……」就敬々恭々の道了一聲謝了。

趕那管賬的下樓去了，我們倆就彼此相對啞然笑了。因爲是新職業的開創，就被人拒絕住店，這才簡直的阻喪了精神了哪

「不碍事呦」

「到底是不要之緊呦」

「これこれ、一寸待つて。——わんたにも色々お世話にならなければならぬから、これを、少し許りだけれど」
さう云つて、五圓札を一枚番頭の手に握らせたまひます。

「へへえ、これはどうも」番頭はそれを握ると、現金にべたりと坐つて、丁寧にお辭儀をしました。

番頭か下に降りて行くと、二人は顔を見合はせて淋しく笑つたものでした。新職業の突端に、宿を斷られたりしたら、それこそすつかり意氣沮喪してしまひますからね。

「大丈夫だよ」

「結局大丈夫だよ」

我們就這麼若是立刻就回東京去甚麼的，剛才給管賬的那五元錢，是很要緊的錢了。

不大的工夫，聽見有兩三個人脚步上樓梯的聲音。這就是這兒的主人叫先來的管賬的帶着道兒進來了。那人歲數有五十五六歲，謝了頂了看見他好像是個好人。

「我是這兒的主人，蒙您多照顧謝々」

他這麼說着恭々敬々磕下頭去又說：

「那個那個，我聽說先生們是做甚麼心靈術；……我不好說，可是有頭疼的人，要求您給治療治療成不成呀？」

このまま東京に直ぐ歸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くでもなつたら、今番頭に與へた五圓が非常に重要な金だつたのですから。

やがて、二三人の足音が階段を昇つて來るのが聞えました。が、さつきの番頭に案内されて這入つたのは、此處の主人でした。五十五六の頭の禿げ上つた、見るから人の好ささうな人物でした。

「手前此處の主人でございます。毎度御ひびきに預りました、有難う存じます」さう云つて、丁寧に頭を下げて、「あの、先生方は心靈術とかをおやりになりますさうで。……恐れ入りますが、頭痛を憐んでゐるものがございますが、一つ御治療願へないものでせうか？」

對於他這句話，大澤和我相對彼此放下心去，一摸撫下胸口了。

「那現成的事啊。——宮島君，你給他治療治療吧。」

那大澤可不是拿我當作師傅那麼尊崇的樣子和我說：

「是，像這樣的病症不必先生，我也可以治得了的。」

那店主人就向紙櫃子外說：

「這實在勞駕謝々了。——清一，先生們說給你治療哪，所以求先生叫你進來吧。」就見進來了一個二十歲上下氣色不好的年青的人，向我們一行禮。

その言葉に、大澤と私とは顔見合せて互に安堵の胸を撫で下しました。

「それはお安い御用です。——宮島君一つ施術して上げてくれ給へ」

はわ、その位の事でしたら、先生でなくとも、私でも出来ますから」大澤は如何にも私を師と崇めてゐるやうな調子で云ひました。

「ありがたうございます。——清一、先生方が診て下さると仰つしやるから、御免蒙つておは入りなさい」障子の外に向つて主人が云ふと、二十位の顔色の悪い若者が這入つて来て、辭儀をしました。「これは手前の忝でございます。どうぞ何分よろしく御願ひいたします。」

「這是我的小兒，請您多關照吧。」

在這個當口，從旅館的大綿襖〔註〕日間夜間睡時蓋的一種衣布上，穿好了那個黑色施術服，拿好了架子的那宮島雲海，端然正坐說：

「請上這邊來」

就把那年輕的人，叫到他自己跟前來了。

那雲海困眼睡態，力量着於腹上平靜了呼吸，就是爲得是所謂「精神統一」。不大的工夫，他的臉上一顯出來紅潮滿面，發現出來那種不可思議的威嚴，就才睜開二目，在右手掌上用上力，往離那年青的人的腦頂一寸上下的地方一擱。——就是看看也像着上力了的光景。

さういふ間に、宿のどてらの上から、例の黒い施術服を纏つて、改つた様子になつた宮島雲海は、端然と坐つて、「此處にいらつしやい」、さう云つて、若者を彼の前に呼びました。

雲海は眼をねむり、腹に力を入れ、呼吸の平靜をはかつて、所謂「精神統一」をはかつて居りました。やがて、彼の顔が紅潮して来て、例の不思議な威嚴が溢れて来ると、始めて眼を開き、右の掌に力を籠めて、若者の腦天の上一寸ばかりの所に置きました。——それは見てゐるだけでも、力の這入つて来るやうな光景でした。

那年輕的人的臉上，看着看着的時候，有起活潑々の氣象來了。如此過了十五分鐘上下之後，大澤就說：

「這就得了。你鎮靜一兩鐘的工夫就爽快了。明天再給你診治一回。」

「勞您大駕謝々您納。托您的福庇，我的病症輕起來了。實在叫您受累了。」

所做的這件事，叫我們走一步意外的幸運了。我們想着管賬的所說的話，到底如何呀，如今我們受起家裏的歡迎來。——全是旅館的少掌櫃的，很厄於頭痛之苦所使然的。

然後有一個牙疼的女僕，一個肩膀酸

若者の顔は見る見る中に、生氣がついて來ました。十五分許りさうしてから、大澤は云ひました。

「これでよろしい。一二時間靜かに横になつてゐれば、さつぱりします。又明日もう一度診て上げるから」

「ありがたう御座います。お蔭様で輕くなつて參りました。ありがたうございました。」

この出來事は、思ひ設けない幸運を我々にもたらしました。番頭の言葉にどうなる事かと思つてゐた我々は、今や家中から歡迎され始めました。——全く宿の惠子が、よくも頭痛を憐んでゐてくれたものです。

それから齒を痛がつてゐる女中が一人

疼的女掌櫃的，大澤各個兒都給他們治療了。

「無奈這麼個蕭索的時候，不知道是怎麼樣，可是我們極力的在這街上給您吹噓的。」

主人這麼說着就和顏悅色的出去了。去掉了担驚得了勁兒的我們兩個人，痛々快々的一喝晚酒就早々の安歇了。

到了第二天，本街上的印刷局爲印刷傳單上這兒來了。我們叫他在那一天之內印刷傳單，然後在新報上登出廣告去了。從那第二天起到底正式的開始一般的治療來了。——可是就是那一天之內，靠着店主

と、肩が凝つてゐるかみさんと、それぞれ大澤が施術してやりました。

「何分この不景氣でございますから、如何かとは存じますが、手前共も、極力町中を吹聴いたしますでございます」

主人はさう云つて、上機嫌で室を出て行きました。不安が一遍に去り、乗氣になつた我々は、愉快に晩酌をやつて、早く眠りました。

翌日は町の印刷屋がビラの事でやつて来ました。その日中にビラを作つて貰ひ、それから新聞にも廣告を出して、その次の日からいよいよ本式に一般の施術に取りかかる事になりました。——併しその日

人給吹噓有四五個病人，上我們這兒看病來了。

那傳單和新報上廣告是這麼寫的：

「東都心靈術泰斗來矣」

「無論如何疑難痼疾，皆可立時除退。凡被醫不能治療見棄者速來。就施醫期間僅々一星期。幸勿失此良機，遺悔千載焉。」

大概是以上這麼個意思。可比這些話還有誇張的去處哪。

把這些話分散各街上一登報，打一早起病人就接連不斷的來看病。

の中にも、宿の主人の吹聴から、四五人の患者が、我々の所にやつて來ました。

東都心靈術の泰斗來る

如何なる難病痼疾と雖も、即座に快癒す。醫師に見放されたるものは來れ。施術期間は一週間なり。この機を逸して、悔を千載にのこす勿れ。

まあさう云つた意味を、もつと誇張した廣告ビラと新聞廣告なのです。

それが町々に配られ新聞に載ると、朝からぼつり／＼と患者はやつて來ました

那宮島雲海一個一個給他們治療。然後他療完了的病人，這回是轉到我這兒來的。我在這兒不能漏出馬脚來，所以捨着命的學着他那麼治療。一學着他那麼個樣子，不知道何時滿身上注了力量，雖是十一月末如是的寒天，身體上滿汗津津的了。

「怎麼樣，就這樣的很有安樂了吧。請留神點兒回去吧！」

這麼說着我總得學着雲海的口吻。

這寒冷地方平常得慢性神經痛的病人最多。若是頭疼呀，牙疼呀，靠着大澤治療一回立刻止住了。可是那慢性的，治一回兩回不能那麼痊癒。

それに宮島雲海は一施術し、それから彼の施術が濟んだ患者は、今度は私の所に廻つて來るのです。私は此處でボロを出すわけに行かないので、一生懸命になつて、彼がやる通りの真似をしました。彼がやる通りの真似をしてゐると、いつか滿身に力が籠つて來て、十一月末のこの寒い土地に拘らず、身體中が汗ばんで來ました。

「どうです、これで大分樂になりましたらう、お氣をつけてお歸んなさい！」さう云つて雲海の口真似までしなればなりませんでした。

寒い土地の常として、慢性の神経痛が最も多い患者でした。頭痛や、齒痛ならば、大澤の一回の施術によつて、ぴつたり止りましたが、慢性のものは、一回や二回ちやさうさつぱりどうも行くわけには行きません。

「您這是慢性的，現在不能立刻就爽々快々の好了。可是大概的好了吧」

「叫您受累了。托您福覺着很好了。」

「我們還得繞到別的地方去，在此處住不了一個星期了。可是在這幾天之間，您若勉強肯來治，到了冬天也萬不疼痛了」

「我謝々您納」

此時我對着從大澤轉來的病人，也說跟大澤同樣的話。

這麼着頭一天，您猜怎麼樣，大約有六十元錢的數兒。我們立刻就從那些錢裏，一個人拿出二十元錢來給扔在東京的家裏人寄了去了，作暫時零花用。我們倆那

「あなたのは慢性ですから、今直ぐびつたり痛みが止るといふわけには行きませんが、併し大分よくなつたでせう？」

「ありがたうございます。お蔭様で大變よろしいやうに思はれます」

「他の土地にまはら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ので、一週間しか此處には滞在出来ませんが、併しその間精出してお出で下されば、冬になつても、決して痛まないやうになります。」

「ありがたう御座います。」

私は亦彼から廻つて來た患者に向つて彼と同じ事を云ひました。

さして初日には、どうでせう、約六千圓の上り高がありました。その中から二十圓宛を、彼と私とは早速東京に残してある家族のところへ送つたものです、當

天晚上喝酒的時候，是意氣軒昂的就說了

「明天來瞧病的比今天還加倍的來叻。

因爲今天宣傳的還沒那麼普遍哪，可是那麼樣多。所以明天怎麼少說着也得比今天加倍呀。——若是加倍的來，就有一百二十元錢麼。」可是從第二回起，施術料（脈錢）減價，所以把初診和二回診合起來，就說不過一百元錢那沒錯兒的吧。一百元錢——可以的喇。」

「可以的」

若實在在東京，就是兩天這麼短日子

分の小遣として。その晩は晩酌の時に、二人は意氣軒昂として云つたものです。

明日は今日の倍來るせ、今日はまた宣傳がそれ程行きとどいてなくてあれだから、明日はどう勘く考へても、あれの倍來る。——われの倍來ると、百二十圓か。併し二回目からは施術料が割引してあるから、初回と二回目の連中とを合せて、先づ百圓といふのが好いところかな。百圓——悪くないな。」

「悪くない」

實際東京にゐたら、百圓だの百五十圓

之中，掙一百元一百五十元錢甚麼的那樣事，拿這時說是做夢也沒有的。所以我們兩個人得意得了不得了。

趕到第二天一看，可是病人沒有來照豫想那樣比昨天加倍之多的。病人大概有前天那些個數目。進款約有五十元錢上下。

可是此處有可託異的事情。那是兩天的工夫，對於約有四十個的病人，我做着和大澤所做的事情同樣的事情的時候，心裏感覺了自己有起不思議的沈靜和自信來了。就是一句話說，不知不覺的我心裏覺着不是有從自己手裏，也和大澤同樣似的

だのといふ金を、二日やそこいらで儲けるなんていふ事は、今ぢや夢にもありはしないのですから。——二人は得意の絶頂でした。

翌日になつて見ると、併し豫想通り、に昨日に倍する程の患者は來はしませんでした。略前日と同じ位の數でした。収入は約五十圓程。

だが此處に不思議な事には、二日間約四十名の患者に、大澤のやつてゐる事と同じ事をやつてゐる間に、私はへんなおちつきと自信とが自分に出來て來たのを感じました。つまり一口に云ふと、何といふ事なく、自分の掌からも、大澤と同じやうに、靈氣が發し始めたのではない

靈氣，開始發生了呀？

「這麼一治大約您舒服了吧」

「叫您受累，托您福很覺着輕爽了」

無論那病人我都這麼交談的時候，那
只不是一句形式的周旋話，實在覺起有真
感的樣子來了。

我曾看見過太靈道田中守平先生的實
驗。我想衆位也大概記得的。在新報上，
登了一片大廣告的大靈道，即是在新報廣
告上，和有田多拉庫競爭宣傳的那個大靈
道的田中守平先生。那田中守平先生，叫
帝都的各新聞記者，給他們看過那個實驗
。偶然我的朋友有個新聞記者，約了我了

かといふ氣がし始めたのです。

「これで大分氣分がよくなつたでせう」

「ありがたうございます。お蔭で大變
輕くなりました。」

どの患者ともどの患者とも、かういふ
挨拶を交はしてゐる間に、それが單に形
式的な挨拶ではなく、ほんとうに實感が
籠つてゐるやうな氣がして來ました。

私は嘗て太靈道の田中守平氏の實驗を
見た事がありました。みなさんも多分覺
えておいでの事と思ひます。新聞一面の
大廣告をした太靈道、有田ドラックと新
聞廣告上で宣傳を競うたあの太靈道の田
中守平さんです。あの田中守平さんが都
下の各新聞記者を呼んで、その實驗を見
せた事があります。偶然私の友人の或新
聞記者が、私を誘つてくれたので、麹町

。所以我也裝作新聞記者，進入麴町區番町那邊太靈道本部的道場裏去了。然後，我就看見田中先生所說的那「靈子發動的實驗」了。

我看見那悠然自得立在講台上的田中先生，是長髮白哲有貴公子似的丰姿的美丈夫。他引用各種例証講說：凡人是都有靈力，各人雖是先天的有程度的差別，可是都有這個靈力，所以按合理的方法能發揚於外部，這究竟是靈子的發動。然後實在的實驗起來了。那實驗之中，一者是他把厚部頭兒的一部百科辭典，擱在桌子上

番町にあつた太靈道本部の道場に、私も新聞記者に化けて、這入り込んで行つたのです。そして田中さんの所謂「靈子發動の實驗」を見せられたのです。

悠然と演壇の上に立つた田中氏は、長髮白哲で、貴公子然とした風貌の美丈夫でした。彼は人間は總て靈力を有するものである事、各人は先天的に、程度の差こそあれ、それを持つてゐるものであるから、合理的方法によれば、それを外部に發揚出来る。つまりそれが靈子の發動であると言ふ事を、いろ／＼例を引いて説明し、扱てそれから實際に取りかかりました。その實驗の一つとして、彼は部

，把手掌擱在那卓子上一尺上下的空間那兒，彷彿甚麼運着氣似的樣子，可是「咦」的一聲作者氣叫起來了，人一想是他把手在上頭動了動啊，那百科辭典就像撥弄呀，怎麼着呀似的照着他那手掌動着動起來了。手往上抬他也跟在上邊來，手往右動他也跟在右邊來，手往左動他也跟在左邊來。然後這回對於卓子，也做同樣的實驗。可是就是卓子也隨着他所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動了。——我看着這個很感覺着驚嘆哪。

對於被人稱爲「視下」等的田中先生，那要搜尋破綻的新聞記者們，也不能不陸

厚な百科辭典を卓上に置いて、その上一尺ばかりの空間に掌を置き、何か呼吸をはかるやうな様子をしてゐましたが、「えいッ」と一と聲氣合をかけて、掌を上にしたかと思ふと、その百科辭典が操か何かのやうに、その掌の動く通りに動き出したものです。上に上げれば上について來、右に動かせば右について來、左に動かせば左について來る。それから今度は卓子に對しても同じ實驗をしましたが、卓子でも、彼の思ふがまゝに動いたものです。——私はそれを見ながら、驚嘆した事を記憶してゐます。

視下など人に呼ばせてゐた彼に反感を持つて、アラを探さうとしてゐた記者

然の在那第二天新報上，把田中の靈力介紹給天下人。

我想起那時田中先生的不可思議的力量來，對着病人之中，像信連我們也全然有那麼個力量的樣子了。

我對着大澤說：

「還是自己信那個，也叫對手人信那個，從我自己手裏就也出靈氣，那是一定的。」

「不是那樣簡單的喲。就是這麼樣的，因為我修業都三年的工夫了」

他這麼好像簡直是他的特許專賣的樣子那麼說了。

達も、それには舌を巻いて、翌日の新聞に彼の靈力を天下に向つて紹介しないわけには行かなくなつたものでした。

私はその時の田中氏の不思議な力を思ひ出して、全く我々でもさういふ力があつるものなのだと言ふことを、患者に向つてゐる間に信するやうになつて來ました

「つまり自分がそれを信じ、對手にもそれを信じさせれば、僕自身の掌からも、靈氣が出るに違ひない」

さう大澤に向つて云ふと、

「そんな簡單なものぢやないよ。かう見えて、僕などは三年間も修業したものだからね」とまるで彼の專賣特許であるかのやうな事を彼は云ひました。

順便再說，一時像皇宮似的興旺的那個麴町太靈道の道場，不知何時消滅了的事情，留神的人大概想起來了吧。聽說那是田中守平先生失掉了通力甚麼的了。也不是什麼如今他退歸故鄉了呀。失掉通力……？這麼說那是什麼呀，可是這不是有趣味的現象麼。」

——續——

序でに云ひますが、一時御殿の様に盛んだつた、あの麴町の太靈道の道場が、いつの間にか消えてしまつた事に、お氣づきの方はお氣づきでせう。あれは田中守平さんが通力を失つてしまつたとか云ふことです。何でも今は故郷に引つ込んでしまつたとか。通力を失ふ……とは、さう云つては何だけれど、面白い現象ではありませんか。

——續——

新詩

人生藝術

儂

人生的本質是甚麼？

這是人們所無法解答的條件；

但是要生活下去的要求，

這是誰都有的。

人們是受著生活的枷鎖：

所以才束縛了牠那本有的天才；

因之誰都想能成個藝術家——
那恐也未必！

人生藝術就是創造性的衝動；
也就是想從他自己的生活中來開闢成一箇創造的世界。
在他自己要得到創造性衝動的滿足，
那才算是個鑑賞者。

人生的表現原是傷感的 *Sentimentalism*。
若要在這箇傷感的裡面
來求指導者，
那只有高蹈和悲哀！

藝術的洗禮是浪漫的 Romanticism..

在這浪漫的底下所蘊藏的，

只有熱情和空想。

人生的壯年期原是現實的 Realism..

牠的理智和意志而同時發達；

因此牠不留戀於過去，也不夢想於將來；

牠只有把握著現實，向前努力！

衰頹的人們啊！

你現在要開始掙扎了！

你想要把你那過去的所經過的繁華夢都要拉進現在的生活裡來嗎？

你想要逃脫你這忍無可忍的虛空嗎？

新 月

早晨粧台畔畫就了的娥眉；

此刻却飛在天邊。

山路之溪邊

松風送不盡的；

是石上的流泉！

樵夫擔不盡的；

是雨後的新綠！

眼前到了亂雲滯雨的境界了。

呀，春山啊！

春山夜雨

我愛聆的是簷前點滴的浙瀝；
我愛看的是春山飛洒的花雨；
昨夜夢魂兒的飄搖，
不知受盡了多少辛苦！

密雲忽遮斷了我夢裡的春山！
簷溜屋脊只聆得傾盆如許！
晨朝問在溪澗裡的奔流，
你是否夜來的新雨？

一九三二年四月五日。

暮 春 日

人們在自家的窗口裡所看到的天心：

那多是憂鬱沉悶而帶灰色的游雲。

呀，傷春的人們啊！

妳不要被如此景況來欺騙了妳的一生。

日蓮主義概觀

(下)

鷲嶺學人

四、信仰的生活(2)

我們要實現成佛的理想，像已經說的靠着信念唱顯的一個修行才行哪。故靠着信念就受持的，究竟不外受持「妙法五個字的題目」了。受持「題目」，就是三尺高的小孩子，也辦得到。這個比吃乳孩子吃乳，還不容易麼？又這個比他力念佛的易行，還不容易麼？故只若我們(孩子)受持(吃)本佛(觀)給我們的妙法五字(乳)，就可以成「即身成佛」的大果。那有甚麼難的呢？那是不錯的。奉唱「題目」，是很容易的。若是不容易，那就不是救濟萬人的佛法了。可是奉唱「題目」，僅在口裡的修行，那是不成的。在口裡念唱

的時候，一定要在心裏頭念唱；在心裏奉唱之後，就應該在身體上實行。這是所說的偏滿「身口意」三業的唱題修行。可是單是自己一個人的修行那不行。自己一個人修行，總得爲人家，爲團體，爲國家和爲世界的修行。就是得爲社會奉仕的修行。《蓮聖人說：

題目「南無妙法蓮華經」，有兩個意思：那是所謂「正·像」和「末法」。在正法時代裏頭，天親菩薩和龍樹菩薩，已經念唱「題目」了；可是不過爲自己的修行。在像法時代裏頭，南岳和天台，也是竟奉唱題目南無妙法蓮華經了。但是這也是爲自己的修行，沒爲一般人們講說過。這即是理行的「題目」。進到末法時代，現在我日蓮，所念唱的「題目」，和在前時代的「題目」不一樣；就是普及自己的修行，和教化人家的「南無妙法蓮華經」……。（三大秘法鈔）

若是按著一念三千的理法觀察的時候，我們自己的存在和十方世界界的「實在」，有因果的關係。就是離開宇宙，自己不能存在；又離開自己，也沒有宇宙的「實在」。所以我們的生命，就是在一剎那之間所動作的，也跟全宇宙有關係。我們的幸福，就是宇宙的幸福；在宇宙的罪惡，就是我們的罪惡。故在世界上，就是有一個壞人的時候，我們也

總得覺悟按着共同的責任負擔其責務，又自己一個人的成佛也是宇宙法界的成佛。我們把這自覺很熱烈罪惡的共同責任，叫「與同罪」或者「共業所感」。

以要言之，我們修行「化他的題目」的時候，即是靠着這熱烈的共同責任的自覺；我們需要滅却與同罪共業所感，總得詰責全宇宙的罪惡，並且諫諍一切的邪惡，就使大家歸正入信。於是，因為體驗法華經的「化他門」的修行，碰了大家的根本罪惡，就要受大家的反抗，所以這體驗法華經的修行，是非常困難的。拿偉大的人格和靈格的日蓮聖人，遭了在日本六十餘州裏頭，連住的地方也沒有的那麼大的迫害了。日蓮主義的信仰，一定得熱烈。必要「一心欲見佛，不自惜身命」的覺悟；「我不愛身命，但惜無上道」的熱心，是很要緊的。

賭身命的信仰！這是多麼強大的信仰啊！這樣的日蓮主義，真是個「力量的宗教」。所以這個主義，給現在的人生上，偉大的發憤和感激。這是由「不惜身命」的佛勅的緣故。「已經我日蓮，爲先驅了！」我們拿感激和報恩的心，總得在第二道戰線和第一道戰線上，跟着他；而且總得「因爲過一生涯是很快，故無論怎麼重起強敵來，也一

點沒退心，又沒怕心，假使被敵人拿錘，鋸開我們的脖子；或者拿稜鉞刺上身，或者拿鎖鎖着脚，而且拿錐子鑽，也在能夠呼吸之間，奉唱南無妙法蓮華經！南無妙法蓮華經！還唱着就死了。」

五、成就理想

「以死奉仕的宗教」賭身命的信仰」那是在凡人的淺慮看的時候，實在很可怕的。可是在不能決定這覺悟的人，不知道真實宗教的放心的法悅。又在這樣覺悟的前邊，連惡鬼和羅刹，也不能發揮暴力。若是行者有決死的覺悟，並且佛陀，有救濟衆生的誓願，人生就一定能夠過幸福的日子。那現證是果然在六百年以前，垂示給我們了。那是日蓮聖人，把迫害多難的一生，在鎌倉的街上，或者在伊豆的怒濤，在左渡的雪中，或是身延山的幽谷，過了「雖然不哭可是流淚不絕」的一生的時候，在他的心裏頭，不論在那裏，也常滿了法悅了。他的遺文三十卷（四百多篇），實在是這法悅的很尊貴的紀念碑。

蒙在身體上的浮雲，

也可以散去吧！

仗着颯起鷺峰的山風，

卽是不斷颯的妙法之風。

日蓮聖人這樣的歡喜，感謝成就成佛的理想的聲音；又是成了人生目的的歡喜的口號。這樣成就理想的時候，先現出實際生活的淨化來，以前是煩惱和業苦的迷感世界，一轉就成了平和・正義・慈悲・和真理的世界了。從來，是人生苦惱的第一步的生和死的葛藤，很遠的隱了姿容，就現出「生死卽涅槃」來了。又由迷惑的種子〔註〕卽是好些，所起的「煩惱」就成了「卽菩提」；苦惱的「娑婆」就成了「卽寂光淨土。」那時，人生・社會・國家・和世界，全都現出理想的樣子來。在此，不生出法悅可以麼？也不生出喜歡可以麼？

然而，這法悅不僅是在現在的生活生出來的。在主張三世一貫的日蓮主義，現在的成佛，卽是過去的成佛；同時又是未來的成佛。

我們現在是明明白白的法華經行者；又在未來一定是「當詣道場」吧。按着這個推量過

去，我們大概是在「虛空會」的了吧？三世都沒有各別。我這樣想了一想，故雖然是流罪人，可是喜歡的了不得了。……（請法實相鈔）

成就這三世一貫的成佛理想的事，不但是現出一個人身上，按着在上頭所說的「一念三千」的玄妙意義，修行自行和化他的唱題（註），結果當然期望成佛國家，和成佛世界的。若是成了國家和世界的成佛的時候，成了促進法華經主義道德之中樞機關，就一切衆生受懺悔滅罪的地方，即是成所法華經主義化的世界教團的中心聖地的，是「本門的戒壇。」這個戒壇，「不但是在三國以及一閻浮提的人們，都懺悔滅罪的戒法而且是連大梵大王・帝釋……等也下來，就要闢的戒壇。」這戒壇是救濟在末法濁世一切衆生的日蓮主義的根本道場。在世界的人類，都要聯合一致，建立這本門之戒壇的時候，才能長久的照明人生的黑暗。

這樣在日蓮主義，個人的成佛，是接着現出國家和世界的成佛來。故若是個人・國家・和世界全都信仰日蓮主義，一定能招徠國家世界人類的進步和平。所以日蓮聖人說：

汝早改信仰之寸心，速歸實乘之一善。然則三界皆佛國也。佛國其衰哉？十方悉寶土也。寶土何壞哉？國無衰微，土無破壞，身是安全，心是禪定。此詞此言，可信可崇矣。……（立正安國論）

各人看々！若是天下萬民和些多的佛乘，全都成了佛乘，單是妙法繁昌的時候，萬民一同奉唱「南無妙經蓮經」，即是颶風樹枝也不響，下雨土也不碎，世界就成了羲農之世；在今生，除去不祥的災難，就得了長生的法術，顯出人和佛法，一共不能不死的道理來的時候吧。「現世安穩」的證文，是一點沒有疑惑的了……。（如說修行鈔）

第一節的本佛（本尊），第三節的題目，第五節的戒壇，是所謂在法華經本門的三大秘法，即是日蓮主義的中心根基。而這三大秘法，是教給人類開顯所有的思想和文化，就有統一的歸趨了。

（完）

兒童
文藝

大施太子

(中日對譯)

霞 靜 子 著
燕 庸 夫 譯

1

古時天竺的波羅奈國裏，有稱呼大施太子慈悲心重的一位皇子。

有個時候，他往原野地方逛去的道路上，看見了一個獵戶射中一隻鹿，挑着來

1

昔、天竺の波羅奈國に、大施太子と云ふ慈悲深い皇子がお在でになりました。

或時野原へ遊びにお出になる途中、一人の獵人か一匹の鹿を射止めて擔いで來

了。

「喋々、獵戶」

「是是」

「你怎麼做這樣慘無仁德的事呀？」

太子這麼訊問他了。那獵戶就回答說：

「太子爺，我這也是爲生活啊，所以是沒法子這麼做的。」

2

趕到第二天，那位太子順河沿走着，

遇見了一個漁夫，筐子裏裝了很多的鯉魚鱒魚鯰魚來。

太子就訊問他說：

「喋々你爲什麼要這麼很多魚的命呢？」

るのを見て、

「コレ、獵人」

「ハイ」

「お前は、どうして、そんな慘酷な事をするのだ」

とお尋ねになりますと、獵人は、

「太子様、これも世渡りの爲めでございますから、仕方がなしにやつてゐるのでございます」と答へました。」

2

その次ぎの日、川のはどりを歩いてゐらつしやると、一人の漁師が、鯉だの、鮒だの、鯰だのいろ／＼の魚を澤山籠に入れて持つて來るのに出逢ひました。

「コレ、お前は何せそんなに澤山の魚の命を取るのだ」

とお尋ねになりました。するとその男

這麼着那個人說：

「太子爺，就是我也不願意要那生靈的命呀，可是若不做這事就養活不了妻子，所以不得已這麼做的。」

「那麼只要你有錢，也可以不做這事了
啊？」

「不錯是的，我只要有錢，就決不做這事了。可是現在若想着魚可憐不打，我家裏的妻子那不必說，連我那最致重的父母也總得了餓乾呀。世上沒有沒錢那麼難受的了。」

那個漁夫說到這兒擱下了，就顛兒顛兒的走了。

は。

「太子様、私だつて生きものの命を取り度くは御座いませんが、これをしなれば、妻子を養つていけませんので、餘儀なくいたして居るので御座います。」

「では金銭さへあれば、そんなことは
しなく共好いのだね」

「さ様でございます共、お金さへあれば、決してこんな事は致しません。魚が可愛相だ〜と思つて漁らずに居りますと、私共の女房や小供は申すに及ばず、大事な〜親まで于乾にして丁は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世の中にお金のない程辛いものはありません」
と云ひ捨てて、すた〜と行つて了
いました。

那目送漁夫後影兒的太子，這才拍着掌想：

「是了，我賞給他們錢吧。若那麼樣，他們也不殺生害命就完了吧。所以……」

這麼回到宮中，就打開幾庫々門，也不覺着可惜，把那金銀財寶拿出來，施捨窮人了。

「聽說大施太子那兒，有施捨……」

這風聲一個傳一個一傳遍了各處，就有很多的窮人，排成行列擁到大施太子宮中來了。

然而雖然太子怎麼個大財主，可是窮

その後姿を見送つてゐた太子は、はたと小膝を打つて、

「さ様だ、あの人達にお金を恵んでやらふ。左様すれば、あの人達も殺生をしなくて済むであらふから……」

と、御殿へお歸りになると直ぐに幾戸前かの倉の扉をひらいて金銀財寶を惜氣もなく取り出し、貧乏人に施しました。

「大施様の所に施行がある相な……」

と云ふ評判がそれからそれへひろまりますと、澤山な貧乏人は、列を作つて、大施太子の御殿へ押寄せて参りました。

いくら大施太子が大金持でも、斯様押

人這樣的擁了來，那是受不了的。眼看着太子所有的金銀財寶是沒了，到現在該施捨的甚麼東西也沒有了。

這麼着，皇太子各樣想了想之後，他想：

「我還沒去過那兒，可是聽說的，在海底上有叫龍宮的宮殿；那兒有這麼個如意寶珠的寶貝，拿這寶貝要什麼寶貝都拿得出來的。所以我先把這個要了來吧。」

4

這麼想了就預備齊了行裝出門，往龍宮那兒去了。

不知他是從那兒怎麼去的，幸而能走

しかけて來られては堪つたものでは御座いません。持ち合せた所の金銀財寶は、見る／＼内に無くなつて了ひ、今では施すべき何物もなくなりました。

其所で太子は種々お考へになつた末、

「まだいつた事はないが、海の底には龍宮と云ふ宮殿が有つて、其處には如意寶珠と云ふ思ふがままの寶を取り出せる寶があると云ふことだから、それを一つ貰つて來やう」

4

と早速仕度を整へて、龍宮へ出かけました。何處をどう行つたものか、幸ひにして龍宮の門前まで行くことが出來

到龍宮的門前來了。

「不錯，真是好看的呀。那還不提，先求通稟通稟吧。借光，借光」

「誰呀？」

從裏面出來的是那看門的八帶魚入道。

「我是波羅奈國的大施太子。爲得是濟度衆生，要這龍宮的寶貝如意寶珠來了。我要求你往龍王殿中通稟通稟」

「你不要說那樣的謬話。若說那如意寶珠，是本城第一寶物。給你那樣的人可了不得啊……回去回去。」

「你不要多說。快快的回稟龍王就得了」

你要一就躊躇擱上就三杯酢〔註〕糖醬油醃三杯配合一塊

ました。

「なる程、立派なものだ、せれせれ」
つ案内を乞ふて見やう。たのむ、頼む」
「せーれ」

と出て來たのは門番の章魚入道でした。拙者は波羅那國の大施太子と云ふものだ。衆生濟度のために、常龍宮の寶、如意寶珠を貰ひに參つた。龍王殿によるしく取次いで貰ひ度う」

「と、飛んでもない事を申すな、如意寶珠と云へば、常城第一の寶だ、その方如きものにやつて堪るものか……歸れ」

「餘計なことを云はんで、早々龍王に取次げ、まどくすると三杯酢にして喰

湯的，拿你當菜吃了喇」

被那太子這麼威嚇的八帶魚入道，就尖着嘴往裏邊去了。

5

那大龍王一聽這件事就說：

「那是真可佩服的人哪。若說他不是爲自己貧慾，要救濟一切衆生，我誠然要把那如意寶珠讓給他的——無論如何，你把他讓到這兒來吧」

「是，知道了」

八帶魚入道就喪着氣的退到門口，往裏邊屋子讓太子。

「大施太子爺，您來的好啊。我怎麼也

べて了ふぞ」

どおどされて、章魚入道は、口を尖ら
かして奥へ馳込みました。

5

大王がこの事を聞くと、

「それは感心な心掛な人ぢや、自分の
慾のためでなく、一切衆生を助けやうと
云ふのなら、いかにも、如意寶珠を譲ら
ふ……兎に角此方へ御案内申せ」

「はつ、畏りました」

入道は澁々門口へ引返して、奥の室へ
案内いたしました。

「大施太子殿、よくお出で下された。

是從着您的尊意，把如意寶珠奉上的。所以請您在這裏多盤桓些日子吧」

這麼着，龍王歡待了太子七天七夜。

做消遣興味是有八帶魚的遊藝，海月的跳舞，蝦米的迸跳競爭，海龜的賽跑……等々の遊戲，那才真有個趣味哪。赶到第七天的早晨，那太子把如意寶珠要到手，先回到波羅奈國來了。

可是不知道龍王的心意那龍神們，把那本城第一的寶貝交給人，那是想着可惜不過的了，想要現在上那兒去，還要回來，那龍神就偷々兒的裝粉人的姿容，暗暗的來到太子的跟前了。

いかにもお望通りに如意寶珠を進上申すにより、ゆる／＼お遊び下され度い」

と七日七夜御馳走をいたしました。除興としては章魚おどり、海月ダンス、海老跳競争、海龜のマラソン……などの催があり、それは／＼面白いものでした。

七日目の朝、太子は如意寶珠を貰ひうけて、一と先波羅奈國へ戻つて参りました

然るに龍王の心中を知らない、龍神共は、あの當城第一の寶を人間に渡すのは勿體ない、これから行つて取り戻して來やうと、密に人間に姿をやつして太子の許へ忍び込みました。

故夢也想不到這樣事的太子，

「噯々，這我可以想怎麼施捨就怎麼施捨了。」

大概這麼放心了吧，他就忽然困起來了。所以把那寶珠擱在枕頭邊，不知不覺的昏昏睡去了。這個夾當兒，那化妝人的龍神，早就把那寶珠偷到手，很急急忙忙的逃回龍宮去了。

「龍王爺，現在我把那寶珠拿回來了。」

這麼就把那奪回來的寶珠現出來，述說他們自己的心思，所以連龍王也覺着是那樣的，

そんな事とは夢にも知らない太子は、

「やれ〜これで思ふがまゝの施行が出来る」

と安心したもののか急に眠氣さしましたので、寶珠を枕頭において、思はず知らず、うと〜と致した隙に、人間に化けた龍神は、早くもその珠をぬすみ取つて大急ぎで龍宮へ逃げ歸りました。

「龍王様、只今珠を取りもどして參りました。」

と取返して來た珠を示して、自分共の考を話しましたので、龍王も遂ひ其氣になつて、

「你做的這事真是好事呀，我實在給他是給他了，可是心裡覺着有一點可惜。」

那龍王只是這麼說連責備也沒責備，不是呀，不但是不責備，反倒誇獎那龍神做事法，是心機活便了。

再說，這一邊那太子睡醒了一看，那很致重的寶珠，不翼而飛了。他想着，啊，這是叫他們拿回去了呀。他就急急忙忙又跑龍宮去了。

7

「咳々龍王，你好々兒聽着，你一旦把那如意寶珠給了我，可你又拿回去，這件事有多麼卑陋心小很說瞎話呀；你要急速

「それは好い事をした、實はわしもやる事はやつたが、少し惜しくなつた所だつた」

と云つて別に叱りもせず、否、叱らない所か、むしろ氣の利いたやり方だど云つて、その龍神をほめました。

此方は太子、眼がさめて見ますと、大事な珠がありません、扱ては取返されたなど思つて、大急ぎで、再び龍宮へやつて参りました。

7

「やア〜龍王よつく承れ、汝は一つたんこの方に如意寶珠を渡し乍ら、直ちに取返すとは卑怯千萬の大嘘つき速

悔悟前非，把寶珠拿出來就得來，若不然的時候，我把這大海裡的水給你淘乾了，
誰都看得見龍宮，怎麼樣？」

太子就這麼張大聲嚷着說了。

於是乎，那龍神們合着聲音說：

「這真有趣味，就說是有那隨意搔弄天地的人，可是自古以來，也沒有一個人敢把大海淘乾了的。你若辦得到，先試試吧。哈々々々……」

這麼合着聲音笑起來了。

「哼，若說有那個願望，我就給淘乾了吧。到那個份兒上，你們可別後悔呀。」

「就是這麼說的你才是哪，可別腫了迎

にその非を悟り、寶珠を差出せばよし、さもなき時は、大海の水を搔き干して、龍宮を誰人にも見えるやうに致すがどうぢや」

と大音聲に呼ばはりました。すると龍神は聲を合せて、

「面白い、天地を自由にするものは有つても、往古この方、大海の水を搔き干したものは一人もないのぢや、出来るものなら、干して見るウハ……」と聲を合せて笑ひました。

「うーむ、望どあらば搔い干して呉れる、其場に及んで後悔いたすな」

「さう云ふ汝こそ、向脛を腫らして、

面骨，有哭面啊。」

「那亂暴的蜚言回頭再聽吧。」

太子就把落在海邊的蛤蠣撿取來，一心的淘起海水來了。

8

從天上看見了這件事的，是帝釋天王。他說：

「這是龍王那一方面不好啊。第一那大施太子，是爲一切衆生所想起來的淨業，我不能袖手傍觀的，唉，我要一同幫助幫助太子呀。」

這麼着就天上下來了。這麼一來，聽見了這事的諸天善神們也說：

吹面かくな」

「その暴言後で聞かう」

太子は濱邊に落ちてゐた、蛤の貝を拾ひ上げ、一心不亂に海の水を汲み初めました。

8

これを天上から御覽になつたのは帝釋天王でした。

「これは龍王の方が好くない。殊に大施太子は一切衆生の爲に思ひ立たれた淨業である、袖手はして居られぬわい。いざ、一緒に太子を助けやう」

と云つて、天から降りてお出でになりました。するとこれを聞いた諸天善神達も、

「那麼着我們也帮忙帮忙太子吧。」

無論誰全下來，臨近到太子旁邊來，把那海水嘩啦嘩啦的洶上來，遠遠的沖到那邊的鐵圍山後邊去了。所以海水眼看着的工夫滅去了。龍宮的房頂分分明的露出那水面上來了。看見了這情形從龍王爲始以至龍神們，都嚇得打戰戰了就和太子謝罪說：

「太子爺這全然是我們不好了。請您寬恕寬恕吧。那如意寶珠，如今再重新奉送您吧。」

這麼着，太子也恕了他們的罪，把如意寶珠要過來就回來了，這才能如願的施捨好多了人了。

——完——

「然らば吾々もお手傳ひ申さう」

と何れも太子の側近く降り立つて、ザブリ／＼と汲み上げては、遙か彼方の鐵圍山の後へ流しましたので、海の水は見る／＼内にへつて行つて龍王の屋根がポツコリ水の上へ現れました、これを見た龍王初め龍神共は顛え上つて恐れ戦き

「太子殿、全く我等が悪う御座つた。

どうかお許しを願ひ度い、如意寶珠は今改めて献上し奉る」

と云つて謝りましたので、太子もその罪をゆるし如意寶珠を貰ひ受けて立歸り澤山な人達に、思ふ通りの施をすることが出来ました。

(完)

雜俎

花祭感言

記者

一九三一年，四月八日：——當佛生
二千四百九十五年——記者承支那時報社
社長水野先生賜以招待入塲券得參列東京
日比谷公園僧俗各界聯合之花祭大會，故
有這篇感言之作。此不但聊借充本誌的篇
幅；在我想也實有介紹給我國的佛教界和
社會上一般信奉佛教者的價值。

這「花祭」二字在我們乍見似乎很新奇

；而且也是很使人一見而為可愛的一箇名
詞。從來在那些小說裡頭，雖曾使我們看
見有「祭花」，「葬花」，或「花朝」一些句子
；然而這只不過限於個人的興感，多為閨
姝騷人的韻事；而未若這箇「花祭」二字的
命題新穎；且來原深遠，其牠的意義也是
很偉大的。

花祭即浴佛節之儀式。在我國佛教界

之大寺院裡，每逢四月八日稍有舉行者；但未若日本爲社會一般民衆化耳。按考此項儀節之起源。爲佛教之教主釋迦牟尼文佛昔在中印度迦比羅城 (Kapilavastu) 拘利城外之藍毘尼園 (Lumbini) 內無憂花樹下；時當四月八日，從摩耶 (Maya) 夫人之右脇誕生爲悉達多 (Siddhartha) 日的成(就)王子。父名淨飯王 (Suddhodana)。故今之沐佛儀式盛行於印度，嗣後隨其教化而傳至中國，自中國而至日本；但今之日本佛教徒盛行此種儀式却反有過於中國及東亞諸國了。此何故而後起之秀反有過於前人呢？無他：這不過道在人弘而矣。

然而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前之佛教，亦未嘗不是形同於中國，當世界潮流的急變，今之時而非昔之時；所謂識時勢者爲俊傑，變法立宗，融和於社會，故纔有今日的存，而開放爲一般民衆的宗教，在日本七千萬民族中崇拜佛教者已過半數，數十年來的新興佛教能收如是的效果，亦未始不僧是伽教化之合法；此刻所看到日本的僧人教育權和一般社會事業，莫不站在一般人們的前頭，以博得社會的歡迎，自己的教化基礎得以鞏固，也才算是合符佛陀出世的本意。

然則，若回看中國的佛教形狀却不如

此；他們寄食社會，而其工作却和社會分離，當這分工合作，人人都要工作的時代，何能再容得如許閑人呢？就拿這爲教化活動；當四月八日爲教祖釋迦牟尼佛陀之降誕紀念浴佛節一項來說；加這種擴大傳宣的浴佛儀式，何嘗爲中國的一般民衆所耳聞？縱稍有舉行其儀式者，亦不過爲少數有名望的大刹，其餘的寺院實不知有無其事吧？因之，社會，和寺院；佛陀，和僧伽之隔膜，於此可想見了。

至於任何國家，任何民族之有本能的信仰一說；記者曾記兒時之吾鄉風俗：每年四月八日之前，家屋各廳室，必剪紙書

「佛生四月八：毛蟲今日嫁，嫁去青山裡；永日不歸家。」種種樣式之俚諺，縱橫成十字形，貼於壁柱，則終年必無食松葉之毛蟲入室；事雖屬迷信，然亦可窺吾人之有本能的佛心才紀念於佛，且有過於佛徒者多矣。

今觀櫻花王諸世界各國的日本，當此三春璀璨的時候，無論社會上立時起了一大 Sensation (感覺)；十洲三島之上，凡是繁華都市以及公園會所；山野的寺院廟宇並一般信仰佛教的家庭，無處不有此項 Festival (祭禮) 的舉行；故此種獻花沐佛的儀式已成了社會上的風習，凡日本的民

族，無論是否宗教家，在一年中的行事對於此節實爲照例文章。

當日天氣晴和，記者於上午八時急驅車至東京市內之中心地點，接隣皇宮正面側傍的日比谷公園。這園所處的地位恰似北平的中山公園；不過此園的範圍較大，

且園內的設備佈置盡善盡美，堪稱爲東京天字第一號的公衆休憩所。園內有極廣大的露天音樂堂和公會堂。每年四月八日照例是到這園裡的音樂堂來開花祭大會沐浴的。揣其命意，以此園地處全市中心，或藉此而當佛陀生地之藍毘尼園乎。

而且今年的花祭大會之盛況，實較往

年大異，原因今年值暹羅國皇兩陛下路過日本，日人以暹羅國亦爲佛教國；故佛教徒方面以及市民並政府均藉以此機會以遊暹皇夫婦蒞會燒香沐浴，預爲各大新聞的宣傳，故自有花祭以來的盛況，未有過於此者。

八時許大音樂堂前之能容數千人之露天席位已無隙地，參會者多男女學生，各按校旗分團就坐；但所有之數大學和十餘高等女學均爲佛教的私立學校。其餘外國來賓如英，印，德，美，男女均有而最引人注目也。堂之正面兩傍懸有斗大十六字的聯語，「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左；「其

中衆生悉是吾子」右。其時當正午的奉祝舞樂終了後，一時間法螺喧天，待舉頭反看席後時，從來賓席後一路旗幟飄揚，逕入音樂的有二十餘帶白高冠，白衣赤足抬一繫花輦輿，輿內供佛陀誕生時右手指天左手指地之誕生佛像一尊；前後圍繞手捧香花的少女，皆化裝成爲散花天女形者數十人。佛教各宗代表暨印度之僧尼，形形色色真像從天國而下降人間也。

這時，天空有飛機翔翔，飛遠會場數巡，散下無數的紙印白象，翩翩如胡蝶，今且試爲節錄所散發的聯合花祭大會之儀式單上的順序以知其大概。

第十六回花祭大會式次

一，花輿行幸（午前七時出發）

一，扈從誕生佛花輿之式衆，修驗道，一如洞，學生團

二，出巡路線——淺草公園……雷門

……上野公園……須田町……日本

橋……京橋……銀座……丸之內……

……至日比谷公園新音樂堂

三，花輿駐祭所——上野松坂屋……

三越……白木屋……高島屋……松

屋……銀座三越……銀座松板屋

（各大百貨公司）……讀賣……國民

……朝日……日日……報知……時

事(各大新聞社)外及有名的咖啡店

數十所

二，第一部奉祝古舞樂(正午)

三，第二部祝式 (午後一時)

一，青年大會

一，奉佛遷座

二，開帳

三，供華

四，淨香水奉獻

五，傳道旗奉安

六，獻香

七，開會宣言

八，國歌合唱

九，勅語捧讀

十，歎德文

十一，花祭讚歌

二，聯合大會

一，導師登壇

二，總禮拜

三，表白

四，沐佛式

五，佛教各宗代表獻香

六，天童天女禮讚舞

七，修驗道讚佛

八，一如洞禮佛

九，各團體花供養

十，宣言朗讀

十一，萬歲三唱

十二，閉會之辭（雅樂）

四，暹羅國皇陛下奉迎式（午後三時

七，暹羅國兩陛下燒香

半）於日比谷公園大Ground

八，禮讚舞蹈

一，佛像奉安

九，花祭讚歌

二，開會宣言

十，萬歲三唱

三，式衆入場

十一，奉送（奏樂）

四，奉迎（奏樂）

十二，閉會之辭

五，暹羅國歌齊唱

——是日到會者各界聞有四萬餘人云——

六，法要

附譯其宣言並花祭讚歌四章

宣 言

佛陀教法之第一目的者在使人無非難

而自有反省

而其第二目的如斯同心之友一人臻於
一人前途精進期以平和之社會建設
吾等佛教徒爲達到此項目的故期以全

世界之有花祭方奉答於佛陀之廣大恩
德

花 祭 讚 歌

一、最古最古的已往三千年

花開花香之春八日

周遍人間第一聲

天上天下唯我尊

三、在這渾圓的地球正當中

廣開無遮之聖教門

隨緣接引於渴仰的衆生

甘露之水無量盡

二、誕生聖明國土中

富有四海和王位

獨自踰城至雪山

六年禪坐太辛苦

四、縱經何劫而不變

這所拈的微妙法之花

美麗的花兒一朵永在胸前

我們也不要辜負而自捐棄了

完

月刊東亞之光已刊要目(自創刊號至第四期)

創刊號

▽創刊詞

▽佛語概說

□長篇小說 愛人(一)

細田民樹著
劭儂譯

□戲曲 鐵拳制裁

菊池寬著
劍萍譯

▽舊詩

▽新詩

□日蓮聖人之宗教及哲學(一)

馬田行啟著
彭一修譯

□日蓮主義概觀(上)

鷲嶺學人

□兒童文藝

△牛奶和醫生

霞 帶 子

第一卷第二期

□長篇小說 愛人(二)

細田民樹著
劭儂譯

□戲曲 手表

劍 萍

□關於某失業人的話(中日對譯)(1)

廣津和郎著
井子文共譯
王承之

▽舊詩

▽新詩

□日蓮聖人之宗教及哲學(二)

馬田行啟著
彭一修譯

□兒童文藝

△火中之家



第一卷第三期

□ 文藝學概說(一)

石山徹著
楊傑譯

□ 長篇小說 愛人(三)

細田民樹著
勸傑譯

□ 短篇小說 草裏

橫光利一著
英吾譯

□ 戲曲 他們的希望

菊池寬著
一修譯

□ 關於某失業人的話(中日對譯)(2)

廣津和郎著
井文共譯
王承之譯

▽ 詩歌

□ 日蓮主義概觀(中)

鷲嶺學人

□ 兒童文藝

▽ 父親愛子之心…………… 霞 靜 子

第一卷第四期

□ 文藝學概說(二)

石山徹著
楊傑譯

□ 長篇小說 愛人(四)

細田民樹著
勸傑譯

□ 貓

豐島與志雄著
楊傑譯

□ 戲曲 一個頑固的男子

武者實篤著
小路修譯

□ 關於某失業人的話(中日對譯)(3)

廣津和郎著
井文共譯
王承之譯

▽ 詩歌

□ 日蓮聖人之宗教及哲學(三)

馬田行啓著
彭一修譯

□ 兒童文藝

▽ 佛爺和有病的和尚…………… 盧 々 村

現 代 週 刊

創刊號要目

發刊詞	筱武
時評——兩廣風雲，開發西北又成泡影	新民
東省路權之危機	左宗綸
對於地方自治應有的認識	放齋
中國新經濟建設聲中的貨幣問題	陳振鷺
死刑廢止問題	星亞譯
現代民主政治學說上的兩大體系	華生
英回失業保險之現狀	啟東
日本一九三〇年的勞動組合	潛研譯
歸家	包以爾著 王守禮譯
一週大事記	

每週一冊大洋三分郵費每冊半分

發行所 北平北橋北沿溝九號現代週刊社

總代售處 北平東安市場佩文齋

刊東亞之光投稿簡章

- 一 凡合於本月刊宗旨之稿件一律歡迎。來稿語體文言不限，但須繕寫清楚，標明句讀，並於稿末註明字數。
- 二 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如先聲明者例外，但須付足郵票。
- 三 來稿如係翻譯，望將原文寄交本誌。
- 四 來稿篇幅過長者，得由本誌分數次發表。
- 五 來稿一經登載，版權即歸本誌所有，若本誌尙未登出，而已在別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六 來稿請註明姓名，年歲籍貫，性別，及何學校，並通信處，欲用別號者，亦請先聲明，並須註明本名。
- 七 來稿一經登載，酌致薄酬；甲，現金，每千字一元至五元，乙，酬本雜誌一期或數期，但其報酬概由本誌酌定，不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 八 來稿本誌得酌量增刪，如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亦請於寄稿時聲明。
- 九 稿件請寄北平市東四吉兆胡同東亞之光社。

民國二十年六月十日出版

編輯者 彭一修

北平東城吉兆胡同三十一號

發行所 東亞之光社

電話東局七三一號

北平和平門內西順城街

印刷所 順城印刷局

電話南局四一三〇號

北平 東安市場佩文齋前門外琉璃廠直隸書局西城錦什坊富晉書社等另各大書局

分售處

天津 法界各大書局
大連 電氣公園前廣小路右文閣紀伊町五十一番地墨緣堂

表目價告廣				表目價			
全表	半面	1/4面	面積	郵費	全年	半年	零售
乙貳拾元	甲拾五元	拾五元	壹元	郵寄外埠加壹分	壹元	五角	壹角
貳百元	壹百五拾元	壹百元	拾元		日金六錢	暫定一部	
			拾元				
			壹元				
			拾元				
			拾元				
			拾元				